禅宗古训

序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白云守端禅师云：予昔隐居归宗书堂，披阅经史不啻数百，过目其简编弊故极矣。然每开卷，必有新获之意。予以是思之，学不负人如此。

俗语云：开卷有益。今时学人，不按下浮躁之心，只想看一言半字，听善知识讲一会两会，不费一点功夫，便可获佛之知见，窥入道要门。以如此侥幸之心，欲求无上菩提，如何获得？

故知读经看论，学而时习之，乃修身养性，提升心智之妙途，熏修定慧之津要。今将平时所读古圣先贤进德修道之训诫集于一册，既为自己时常翻阅，提醒自己用功办道，也使有缘人见此一册，起增上信，于修行有所裨益。

六祖大师云：自心既无所攀缘善恶，不可沉空守寂，即须广学多闻，识自本心，达诸佛理。

是知，读经阅古，须静心忍性，事缘都弃，久久参究，方成工夫。

读古人悟道因缘，计法真夫人因参狗子无佛性有入处，写偈曰：逐日看经文，如逢旧识人。勿言频有碍，一举一回新。

今日学法之人欲求佛道，亦当摒诸外缘，深入经藏，以诸佛祖师见地行持为心印，时举时新，默契斯要，得明深旨。不可沉空守寂，得少为足也。

古训

卷一

一。黄龙谓隐士潘延之曰：圣贤之学，非造次可成，须在积累。积累之要，惟专与勤。屏绝嗜好，行之勿倦，然后扩而充之，可尽天下之妙。《禅林宝训》

二。大觉琏和尚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先。善者可以为法。恶者可以为戒。历观前辈立身扬名于当世者。鲜不学问而成之矣。《九峰集》

三。大觉曰。前辈有聪明之资。无安危之虑。如石门聪栖贤舜二人者。可为戒矣。然则人生定业。固难明辨。细详其原。安得不知其为忽慢不思之过欤。故曰。祸患藏于隐微。发于人之所忽。用是观之。尤宜谨畏。《九峰集》

四。大觉曰。舜老夫赋性简直。不识权衡货殖等事。日有定课曾不少易。虽炙灯扫地皆躬为之。尝曰。古人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戒。予何人也。虽垂老。其志益坚。或曰。何不使左右人。老夫曰。经涉寒暑。起坐不常。不欲劳之。

五。古人最初发心。真正为生死大事。决志出离。故割爱辞亲。参师访友。历尽艰辛。心心念念。只为己躬下事未明。忧悲痛切。如丧考妣。若一见知识。如婴儿得母。傥得一言半句。开导心地。如病得药。若一念相当。胸中了悟。如贫得宝。拼身舍命。陆沉贱役。未尝惮劳。若二祖之安心断臂。六祖之坠腰负石。百丈之执劳。杨岐之供众。凡名载传灯光照千古者。无不从刻苦中来。乃至过去诸佛。求无上菩提。舍身命如微尘数。无一类而不受身。无一身而不苦行。百劫修因。故感天上人间无量供养。乃至末法儿孙。犹受用白毫光中一分功德不尽。岂有天生弥勒。自然释迦者哉。《憨山梦游集》

六。永嘉大师云：然而正道寂寥，虽有修而难会；邪徒喧扰，乃无习而易亲。若非解契玄宗，行符真趣者，则未可幽居抱拙，自谓一生欤。应当博问先知，伏膺诚恳，执掌屈膝，整仪端容。晓夜忘疲，始终虔仰。折挫身口，蠲矜怠慢。不顾形骸，专精至道者，可谓澄神方寸矣。《永嘉集》

七。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知者。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

八。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寡过；以恕己之心恕人，则全交。责人者不全交，自恕者不改过。自满者败，自矜者愚，自贼者害。多言获利，不如默而无害。礼义廉耻，可以律己，不可以绳人。律己则寡过，绳人则寡合，寡合则非涉世之道。故君子责己，小人责人。《省心录》

九。物暴长者必夭折。功速成者必易坏。不推久长之计。而造卒成之功。皆非远大之资。夫天地最灵。犹三载再闰。乃成其功。备其化。况大道之妙。岂仓卒而能办哉。要在积功累德。故曰欲速则不达。细行则不失。美成在久。遂有终身之谋。圣人云。信以守之。敏以行之。忠以成之。事虽大而必济。

昔喆侍者夜坐不睡。以圆木为枕。小睡则枕转。觉而复起。安坐如故。率以为常。或谓用心太过。喆曰。我于般若缘分素薄。若不刻苦励志。恐为妄习所牵。况梦幻不真。安得为久长计。予昔在湘西。目击其操履如此。故丛林服其名。敬其德而称之。《禅林宝训》

参考译文：

世间的事忽然成就的，一定会夭折。很快就能成功的事情，很容易败坏。没有远大的志向，而希望事情立刻做成，这都不是能做大事的资质。

天地含万物之灵，还要三年成物，始成其功，繁育万物。更何况无上妙道，至极至玄，岂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领悟成办呢？因此修行的关键在于积累功德，然后才能达到顶峰。所以说，欲速则不达，细心做事才不会有失误。所有美好的事，都需要时间来养育，在于持之以恒。持之以恒，才能成就终身大愿。所谓善始善终。古圣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思是说：人做事都有开始，然而很少有坚持到最后的。

古圣云：坚定的信心来守护自己的志愿，警觉而努力地践行自己的志愿，忠诚而矢志不渝地成就自己的志愿。如果以这样的心态来做事，再大的事业也能完成。

从前慕哲禅师在翠岩可真座下为侍者时，精勤行道，夜坐不睡。假若想睡，拿一个圆木当枕头，刚一入睡，枕头一动，马上惊醒，继续打坐，以此为常法。有人说：如此用心，似乎太过。

慕哲说：我于生死大事尚未透脱，是因为自己没智慧，如果不刻苦用功，恐怕被妄想习气牵引。何况世间如梦，生命无常，我怎么会为此幻梦之身浪费时间？我从前在湖南云游时，亲见慕哲侍者操履如此，因此天下衲僧无不服其名，称其德而赞扬他。

十。一，念身不求无病，身无病则贪欲易生。二，处世不求无难，世无难则骄奢必起。三，究心不求无障，心无障则所学躐等。四，立行不求无魔，行无魔则誓愿不坚。五，谋事不求易成，事易成则志存轻慢。六，交情不求益吾，交益吾则亏损道义。七，于人不求顺适，人顺适则心必自矜。八，施德不求望报，德望报则意有所图。九，见利不求沾分，利沾分则痴心亦动。十，被抑不求申明，抑申明则怨恨滋生。

是故圣人设化，以病苦为良药，以患难为逍遥，以遮障为解脱，以群魔为法侣，以留难为成就，以敝交为资粮，以逆人为园林，以布德为弃屣，以疏利为富贵，以屈抑为行门。如是居碍反通，求通反碍。是以如来于障碍中得菩提道，至若鸯掘摩罗之辈，提婆达多之徒，皆来作逆，而我佛悉与记别，化令成佛。岂非彼逆乃吾之顺也，彼坏乃我之成也。而今时世俗学道之人，若不先居于碍，则障碍至时不能排遣，使法王大宝由兹而失，可不惜哉！可不惜哉！《宝王三昧论》

​

十一。师示众曰：夫出家者，为厌尘劳，求脱生死。休心息念，断绝攀缘，故名出家。岂可以等闲利养，埋没平生？

直须两头撒开，中间放下，遇声遇色，如石上栽花；见利见名，似眼中着屑。况从无始以来，不是不曾经历，又不是不知次第，不过翻头作尾，止于如此，何须苦苦贪恋？如今不歇，更待何时？

所以先圣教人，只要尽却今时。能尽今时，更有何事？若得心中无事，佛祖犹是冤家。一切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那边相应。

你不见隐山至死不肯见人，赵州至死不肯告人，扁担拾橡栗为食，大梅以荷叶为衣，纸衣道者只披纸，玄泰上座只着粗布，石霜置枯木堂与人坐卧，只要死了你心。投子使人办米，同煮共食，要得省取你事。且从上诸圣，有如此榜样，若无长处，如何甘得？《芙蓉道楷禅师法语》

十二。雪堂曰。学者气胜志，则为小人。志胜气，则为端人正士。气与志齐，为得道贤圣。有人刚狠，不受规谏，气使然也。端正之士，虽强使为不善，宁死不二，志使然也。《禅林宝训》

十三。古人云：衣食可去，诚信不可失。惟善知识当教人以诚信。且心既不诚，事既不信，称善知识可乎？易曰：惟天下至诚，遂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而自既不能尽于己，欲望尽于人，众必绐而不从。自既不诚于前，而曰诚于后，众必疑而不信。所谓割发宜及肤，剪爪宜侵体。良以诚不至则物不感，损不至则益不臻。盖诚与信，不可须臾去已也明矣。《禅林宝训》

十四。白云曰。道之隆替岂常耶。在人弘之耳。故曰。操则存。舍则亡。然非道去人。而人去道也。古之人处山林。隐朝市。不牵于名利。不惑于声色。遂能清振一时。美流万世。岂古之可为。今之不可为也。由教之未至。行之不力耳。或谓古人淳朴故可教。今人浮薄故不可教。斯实鼓惑之言。诚不足稽也。《禅林宝训》

十五。晦堂谓朱给事世英曰。予初入道。自恃甚易。逮见黄龙先师后。退思日用。与理矛盾者极多。遂力行之三年。虽祁寒溽暑。确志不移。然后方得事事如理。而今咳唾掉臂。也是祖师西来意。《禅林宝训》

十六。黄龙曰。夫人语默举措。自谓上不欺天。外不欺人。内不欺心。诚可谓之得矣。然犹戒谨乎。独居隐微之间。果无纤毫所欺。斯可谓之得矣。《禅林宝训》

十七。圆通谓大觉曰。古圣治心于未萌。防情于未乱。盖预备则无患。所以重门击柝以待暴客。而取诸豫也。事豫为之则易。卒为之固难。古之贤哲。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朝之患者。诚在于斯。《禅林宝训》

十八。明教曰。凡人所为之恶。有有形者。有无形者。无形之恶害人者也。有形之恶杀人者也。杀人之恶小。害人之恶大。所以游宴中有鸩毒。谈笑中有戈矛。堂奥中有虎豹。邻巷中有戎狄。自非圣贤绝之于未萌。防之于礼法。则其为害也。不亦甚乎。《禅林宝训》

十九。仁祖皇祐初。遣银珰小使。持绿绨尺一书。召圆通讷住孝慈大伽蓝。讷称疾不起。表疏大觉应诏。或曰。圣天子旌崇道德。恩被泉石。师何固辞。讷曰。予滥厕僧伦。视听不聪。幸安林下。饭蔬饮水。虽佛祖有所不为。况其他耶。先哲有言。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予平生行知足之计。不以声利自累。若厌于心何日而足。故东坡尝曰。知安则荣。知足则富。避名全节。善始善终。在圆通得之矣。《禅林宝训》

二十。圆通讷和尚曰。躄者命在杖。失杖则颠。渡者命在舟。失舟则溺。凡林下人。自无所守。挟外势以为重者。一旦失其所挟。皆不能免颠溺之患。《庐山野录》

二十一。潭州东明迁禅师乃真如喆公之嗣。天资雅淡。知见甚高。晚年逸居沩山真如庵。有志于道者。多往亲炙之。一日。阅楞严经。至如我按指。海印发光。有僧侍傍。指以问曰。此处佛意如何。迁曰。释迦老子好与三十棒。僧曰。何故。迁曰。用按指作什么。僧又曰。汝暂举心。尘劳先起。又作么生。迁曰。亦是海印发光。僧当下欣然曰。许多时蹉过。今日方得受用也。《林间录》

二十二。白云端禅师。有逸气。少游湘中。时会禅师新自杨岐来居云盖。一见。心奇之。与语每终夕。会忽问曰。上人落发师为谁。对曰。茶陵郁和尚。会曰。吾闻其过溪有省。作偈甚奇。能记之否。端即诵曰。我有神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尘尽光生。照破山河万朵。会大笑而去。端愕然左右视。通夕不寐。明日。求入室咨询其事。时方岁旦。会曰。汝见昨日作夜狐者乎。对曰。见之。会曰。汝一筹不及渠。端又大骇曰。何谓也。会曰。渠爱人笑。汝怕人笑。端因大悟于言下。《林间录》

二十三。雪堂曰。死心住云岩。室中好怒骂。衲子皆望崖而退。方侍者曰。夫为善知识。行佛祖之道。号令人天。当视学者如赤子。今不能施惨怛之忧。垂抚循之恩。用中和之教。奈何如仇仇。见则诟骂。岂善知识用心乎。死心拽拄杖趁之曰。尔见解如此。他日谄奉势位。苟媚权豪。贱卖佛法。欺网聋俗定矣。予不忍。故以重言激之。安有他哉。欲其知耻改过。怀慕不忘。异日做好人耳。《禅林宝训》

二十四。水庵曰。古德住持率己行道。未尝苟简自恣。昔汾阳每叹。像季浇漓。学者难化。慈明曰。甚易。所患主法者不能善导耳。汾阳曰。古人淳诚。尚且三二十年方得成办。慈明曰。此非圣哲之论。善造道者。千日之功。或谓慈明妄诞不听。而汾地多冷。因罢夜参。有异比丘谓汾阳曰。会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说法。不三年。果有六人成道者。汾阳尝有颂曰。胡僧金锡光。请法到汾阳。六人成大器。劝请为敷扬。《禅林宝训》

二十五。是知信向此段大事因缘。能操久远之志。持毕竟之怀者。从古为难得。历观前修。捐舍身命。亲师择友。动则三二十年。乃至尽形毕寿。不以穷达改心易虑。以极愿力所持。穷劫而不化。千载如一日者。所以光明广大。一发则为人天师表。非苟然也。禅人以夙习般若闻熏之力。不忘所先。今幸为佛子。历事法门。殷勤若是。苟能执金刚心。尽此形寿。乃至周遍恒沙。以极究竟菩提。不退初心。将布法云于火宅。圆智种于觉园。未必不以今日为因地也。《憨山梦游集》

二十六。老人初住五台龙门时。万丈寒岩之下。冰雪堆里如埋死人。彻骨严寒五内俱透。唯有微微一息。视从冰中出入。至此返观。觅自心一念起处了不可得。此境正是助道之缘。又大风时作。万窍怒号。日夜不休。及雪消涧流。响若奔雷。又如千军万马奔腾之状。如此杂乱境界。初最难当。因思古人有言。听水声三十年不转意根。可许入道。老人遂即发愤于独木桥上坐立。终日听水声。始则聒聒难消。久则果尔忽然寂灭。自此一切境界皆寂灭矣。所谓万境本闲。惟人自闹。此又是道人住山第一著工夫也。禅人记取。毋忽。《梦游集》

二十七。世之士绅有志向上留心学佛者。往往深思高举。远弃世故。效枯木头陀以为妙行。殊不知佛已痛呵此辈。谓之焦芽败种。言其不能涉俗利生。佛教所贵在乎自利利他。乃名菩萨。梵语菩萨。此云大心众生。以其能入众生界。能断烦恼。故得此名。菩萨舍世间无可修之行。舍众生无断烦恼之具。所以菩萨资藉众生。以断自性之烦恼。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耳。烦恼者。乃贪嗔我爱见慢种种恶习。而为自性光明之障蔽。非世间众生一切逆缘境界不能磨砺以治断之。《梦游集》

二十八。老人因谓禅人：四大病身，非病魔不能治；禅病刺心，非众生不能治。从今日去，只将身如大地等，则病魔潜踪。心与众生等，则我见不立。我见不立，则禅病自消。以心不自心，则本不生。不生，则一法不立。苟一法不立，又有何法而作知见障碍哉？古人云：舍情易，舍法难。禅人舍身即舍情，舍见即舍法。情法两忘，岂不为大无碍解脱之人哉。《梦游集》

二十九。昔人云：割发宜及肤。翦爪宜侵体。言其切也。故学道之士。先须办长远不退之志。下一分笃实苦切工夫。如登万仞高山。不至极顶不已。步步努力。心心不退。不为毁誉倾动。不为是非摇夺。不为困横抑挫。如一人与万人敌。小有退怯。前功尽弃。又岂可以不坚固心。而至不退安乐之境界耶。《梦游集》

三十。余昔游塞上。同健儿乘马夜行。道傍一石。马忽见而大惊。几堕地。尔乃顿辔。奋力鞭策。绕石周行数十匝。仍引熟视良久。方纵逸而去。马自是而后。遇物皆不惊。余因是知道。人游生死险道。历境验心。必如是而后已。是故华严以善财表证。其所历百城。参多知识。至于刀山火聚。亦迟回。待劝而后入。及入之。果得清凉大解脱门。此其策马绕石。令其熟视之谓耶。由是观之。佛祖殊无他长。盖能熟视世间相者耳。《憨山梦游集》

三十一。水庵谓侍郎尤延之曰。昔大愚。慈明。谷泉。琅牙。结伴参汾阳。河东苦寒。众人惮之。惟慈明志在于道。晓夕不怠。夜坐欲睡。引锥自刺。叹曰。古人为生死事大。不食不寝。我何人哉。而纵荒逸。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一旦辞归。汾阳叹曰。楚圆今去。吾道东矣。《禅林宝训》

三十二。月堂曰。建炎己酉上巳日。钟相叛于澧阳。文殊导禅师厄于难。贼势既盛。其徒逸去。师曰。祸可避乎。即毅然处于丈室。竟为贼所害。无垢居士跋其法语曰。夫爱生畏死。人之常情。惟至人悟其本不生。虽生而无所爱。达其未尝灭。虽死而无所畏。故能临死生祸患之际。而不移其所守。师其人乎。《禅林宝训》

三十三。师即造百丈，礼而问曰：学人欲求识佛，何者即是？丈曰：大似骑牛觅牛。师曰：识得后如何？丈曰：如人骑牛至家。师曰：未审始终如何保任？丈曰：如牧牛人执杖视之，不令犯人苗稼。师自兹领旨，更不驰求。同参佑禅师，创居沩山。师躬耕助道。及佑归寂，众请接踵住持。

师从兹领旨，顿息万缘。性好辛勤，少亲言论，更不寻经讨论，放旷任情。夜则山野头陀，昼则倍加执役。后随佑禅师，同创沩山，则十数年间，僧众犹小。师乃头头耕耨，处处劳形，日夜忘疲，未尝辄暇。沩山见而语曰：安，汝少劳役。师云：待和尚观五百众，安则休也。不久之间，僧众果至五百。师乃劳心顿摆，或坐房廊，凝如株杌；或入灵洞，月十不归，如痴似狂。三十余祀，夜在第二第三座间。有同流私睹其身，焰尔通光，众人佥曰：定光佛矣。《长庆大安禅师悟道因缘》

三十四。药山惟俨禅师初参石头，便问：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常闻南方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实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头曰：恁么也不得，不恁么也不得，恁么不恁么总不得。子作么生？山罔措。头曰：子因缘不在此，且往马大师处去。山禀命，恭礼祖，仍伸前问。

祖曰：我有时教伊扬眉瞬目，有时不教伊扬眉瞬目；有时扬眉瞬目者是，有时扬眉瞬目者不是。子作么生？山于言下契悟，便礼拜。祖曰：你见甚么道理便礼拜？山曰：某甲在石头处，如蚊子上铁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护持。侍奉三年。《五灯会元》

三十五。大颠宝通禅师初参石头。头问：哪个是汝心？师曰：见言语者是。头便喝出。经旬日，师却问：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头曰：除却扬眉瞬目，将心来。师曰：无心可将来。头曰：元来有心，何言无心？无心尽同谤。师于言下大悟。《五灯会元》

三十六。若是真实为生死汉子。当观本师释迦文佛。于三千大千世界。无有如芥子许。不是为求菩提舍头目髓脑处。如此当发勇猛。捐舍一条穷性命。将这一具臭骨头。布施十方。供养大众。一切行门。苦心操持。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若于日用六根门头。头头透过。便得法法解脱。古人云。从缘入者相应疾。如此用心。三十年不改。纵不悟道。再出头来。定是顶天立地汉子也。老人以此示之遍告同参。《梦游集》

三十七。既秉如是行愿。二六时中。念念谛思。我自无始生死以来。舍此身骨如须弥山。所饮母乳如四海水。如此舍身受身。皆造生死苦业。何曾一日以此身命。修出世行乎。若果有之。则吾今生定不如此在凡夫地矣。今幸有此身。发难得之志。一生尽命。不舍本行。则是一生超过百劫千生矣。如此。乃谓不虚生耳。《梦游集》

三十八。既学此道。十二时中遇物应缘处。不得令恶念相续。或照顾不着。起一恶念。当急着精彩。拽转头来。若一向随他去。相续不断。非独障道。亦谓之无智慧人。昔沩山问懒安。汝十二时中。当何所务。安云牧牛。山云。汝作么生牧。安云。一回入草去。蓦鼻拽将回。山云。子真牧牛也。学道人制恶念。当如懒安之牧牛。则久久自纯熟矣。《大慧法语》

三十九。学道人。十二时中心意识常要寂静。无事亦须静坐。令心不放逸。身不动摇。久久习熟。自然身心宁怗。于道有趣向分。寂静波罗蜜。定众生散乱妄觉耳。若执寂静处便为究竟。则被默照邪禅之所摄持矣。《大慧法语》

四十。聪明利智之士。以心意识为窟宅。行住坐卧未尝顷刻不与之相酬酢。日久月深。不知不觉。与之打作一块。亦不是要作一块。为无始时来行得这一路子熟。虽乍识得破。欲相远离。亦不可得。故曰。毒蛇猛虎尚可回避。而心意识真是无尔回避处。除是夙有灵骨。于日用现行处。把得住。作得主。识得破。直下一刀两段。便从脚跟下做将去。《大慧法语》

第二卷

四十一。学道人第一要骨气刚，次要识量大，次要生死心切。

骨气识量，乃夙习种性。苟为生死心现前，立志三事具足，是为向道。

至若用心参究，古人教人最初下手，便要离心意识参，出凡圣路学。此语学者皆知，及至用心，才举一念，便落意识窠臼。如何离得？以多生习气一向在身心世界里做活计，堕在五蕴区宇，被他笼罩，超脱不得。至做工夫，现出种种怪事，皆此过也。

是须要识量广大，见处超卓。先将身心世界撇过，举起本参话头，如虚空中橛子相似，久久忽然虚空迸碎，便是大人眼界。定不是寻常默照邪禅可比也。

此段力量，须是一块刚骨，方才立得脚跟稳当。若是软暖柔懦粥饭气习者，何敢傍其万一。

至于看话头，最怕落在玄妙知见窠臼，是为黑山鬼窟。才有丝毫玄妙知见挂在胸中，或将古人言句蕴之不舍，便堕外道邪见。以此中纤尘著不得，著不得处便是得力时也。只须彻底打破漆桶，方是真实。又不可将心待悟，作栏头板也。禅人只么用力去，他日自信老僧不欺。《大慧法语》

四十二。岩头云：却物为上，逐物为下。若论战也，个个力在转处，若能于物上转得疾，则一切立在下风。并归自掌握，擒纵卷舒，悉可点化。居常自处，泰然安静，不挂纤末于方寸。《圆悟心要》

四十三。灵源谓黄太史曰：夫人平居燕处，罕以生死祸患为虑。犹如抱火措于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固以为安。一旦事出不测，方顿足扼腕而救之，终莫能济也。《禅林宝训》

四十四。灵源曰：磨砻砥砺，不见其损，有时而尽。种树蓄养，不见其益，有时而大。积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时而用。弃义背理，不知其恶，有时而亡。学者果熟计而履践之，成大器，播美名，斯今古不易之道也。《禅林宝训》

四十五。灵源谓伊川先生曰。祸能生福。福能生祸。祸生于福者。缘处灾危之际。切于思安。深于求理。遂能只畏敬谨。故福之生也宜矣。福生于祸者。缘居安泰之时。纵其奢欲。肆其骄怠。尤多轻忽侮慢。故祸之生也宜矣。圣人云。多难成其志。无难丧其身。得乃丧之端。丧乃得之理。是知福不可屡侥幸。得不可常觊觎。居福以虑祸。则其福可保。见得而虑丧。则其得必臻。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乱者也。《禅林宝训》

四十六。英灵衲子，蕴卓荦奇姿，慷慨隳冠，视身世浮名，如游尘浮云谷响。以宿昔大根器，知有此段，超生出死，绝圣越凡，乃三世如来所证金刚正体，历代祖师单传妙心。跂步蹴踏，作香象、金翅，要驰骤飞腾于亿千万类之上，截流摩霄，岂肯为鸿鹄燕雀局促于高低胜负，较目前电光石火间被转利害耶？

是故古之大达，不记细故，不图浅近，发志便欲高超佛祖，荷担一切所不能承当重任。普津济四生九类，拔苦与安，破障道愚昧，折无明颠狂毒箭，拈出法眼见刺，使本地风光澄霁，空劫以前面目明显，悉心竭力，不惮寒暑，刻意尚行，向三条椽下，死却心猿，杀却意马。直使如枯木朽株相似，蓦地穿透，岂从他得？发覆藏，燃暗室明灯，拟舟航于津要，证大解脱，不起一念，顿成正觉。

且通过入理之门，然后开普光明场，踞无漏清静殊胜伟特法空之座，口海澜翻，奋无碍四辩才，立一机，垂一句，现一胜相，普使凡圣有情无情俱仰威光，受庇庥，尚未是绝功动处。便转那头，千圣罗笼不住，万灵景仰无门，诸天无路捧花，魔外那能旁觑，放却知见，卸却玄妙，飏却作用，惟饥餐渴饮而已。

初不知有心无心，得念失念，何况更恋着从前学解？玄妙理性，分剂名相、桎梏、知见、佛见、法见，动地掀天，世智辩聪，自缠自缚，入海算沙，有何所靠耶？等是大丈夫，应务敌胜惊群，满自己本志愿，乃为本分大心大见大解脱、无为无事真道人也。《圆悟心要》

四十七。舜老夫曰。传持此道。所贵一切真实。别邪正。去妄情。乃治心之实。识因果。明罪福。乃操履之实。弘道德。接方来。乃住持之实。量才能。请执事。乃用人之实。察言行。定可否。乃求贤之实。不存其实。徒炫虚名。无益于理。是故人之操履惟要诚实。苟执之不渝。虽夷险可以一致。《禅林宝训》

四十八。舜老夫谓浮山远录公曰。欲究无上妙道。穷则益坚。老当益壮。不可循俗。苟窃声利。自丧至德。夫玉贵洁润。故丹紫莫能渝其质。松表岁寒。霜雪莫能凋其操。是知节义为天下之大。惟公标致可尚。得不自强。古人云。逸翮独翔。孤风绝侣。宜其然矣。《禅林宝训》

四十九。浮山远和尚曰。古人亲师择友。晓夕不敢自怠。至于执爨负舂陆沈贱役。未尝惮劳。予在叶县备曾试之。然一有顾利害较得失之心。则依违姑息。靡所不至。且身既不正。又安能学道乎。《禅林宝训》

五十。远公曰。夫天地之间。诚有易生之物。使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亦未见有能生者。无上妙道昭昭然在于心目之间。故不难见。要在志之坚行之力。坐立可待。其或一日信而十日疑之。朝则勤而夕则惮之。岂独目前难见。予恐终其身而背之矣。《禅林宝训》

五十一。远公曰。住持之要。莫先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安危之萌定于外矣。然安非一日之安。危非一日之危。皆从积渐。不可不察。以道德住持积道德。以礼义住持积礼义。以刻剥住持积怨恨。怨恨积。则中外离背。礼义积。则中外和悦。道德积。则中外感服。是故道德礼义洽。则中外乐。刻剥怨恨极。则中外哀。夫哀乐之感祸福。斯应矣。《禅林宝训》

五十二。演祖曰。师翁初住杨岐。老屋败椽。仅蔽风雨。适临冬莫。雪霰满床。居不遑处。衲子投诚。愿充修造。师翁却之曰。我佛有言。时当减劫。高岸深谷。迁变不常。安得圆满如意。自求称足。汝等出家学道。做手脚未稳。已是四五十岁。讵有闲工夫。事丰屋耶。竟不从。翌日上堂曰。杨岐乍住屋壁疎。满床尽撒雪珍珠。缩却项。暗嗟吁。翻忆古人树下居。《禅林宝训》

五十三。演祖曰。衲子守心城。奉戒律。日夜思之。朝夕行之。行无越思。思无越行。有其始而成其终。犹耕者之有畔。其过鲜矣。《禅林宝训》

五十四。演祖曰。利生传道。务在得人。而知人之难。圣哲所病。听其言而未保其行。求其行而恐遗其才。自非素与交游。备详本末。探其志行。观其器能。然后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饰貌者。不容其伪。纵其潜密。亦见渊源。夫观探详听之理。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所以南岳让见大鉴之后。犹执事十五秋。马祖见让之时。亦相从十余载。是知先圣授受之际。固非浅薄所敢传持。如一器水传于一器。始堪克绍洪规。如当家种草。此其观探详听之理明验也。岂容巧言令色。便僻谄媚而充选者哉。《圆悟书》

五十五。演祖见衲子有节义而可立者。室中峻拒。不假辞色。察其偏邪谄佞。所为猥屑不可教者。愈加爱重。人皆莫测。乌乎。盖祖之取舍必有道矣。《禅林宝训》

五十六。演祖曰。古人乐闻己过。喜于为善。长于包荒。厚于隐恶。谦以交友。勤以济众。不以得丧二其心。所以光明硕大。照映今昔矣。《禅林宝训》

五十七。演祖谓佛鉴曰。住持之要。临众贵在丰盈。处己务从简约。其余细碎。悉勿关心。用人深以推诚。择言故须取重。言见重则主者自尊。人推诚则众心自感。尊则不严而众服。感则不令而自成。自然贤愚各通其怀。小大皆奋其力。与夫持以势力迫以驱喝不得已而从之者。何啻万倍哉。《禅林宝训》

五十八，演祖谓郭功辅曰。人之性情固无常守。随化日迁。自古佛法虽隆替有数。而兴衰之理。未有不由教化而成。昔江西南岳诸祖之利物也。扇以淳风。节以清净。被以道德。教以礼义。使学者收视听。塞邪僻。绝嗜欲。忘利养。所以日迁善远过。道成德备而不自知。今之人不如古之人远矣。必欲参究此道。要须确志。勿易以悟为期。然后祸患得丧付之造物。不可苟免。岂可预忧其不成而不为之耶。才有丝毫顾虑萌于胸中。不独今生不了。以至千生万劫。无有成就之时。《禅林宝训》

五十九。晦堂心和尚参月公晦于宝峰。公晦洞明楞严深旨。海上独步。晦堂每闻一句一字。如获至宝。喜不自胜。衲子中间有窃议者。晦堂闻之曰。扣彼所长。砺我所短。吾何慊焉。英邵武曰。晦堂师兄。道学为禅衲所宗。犹以尊德自胜为强。以未见未闻为愧。使丛林自广而狭于人者有所矜式。岂小补哉。《禅林宝训》

六十。晦堂曰。久废不可速成。积弊不可顿除。优游不可久恋。人情不能恰好。祸患不可苟免。夫为善知识。达此五事。涉世可无闷矣。《禅林宝训》

六十一。晦堂曰。先师进止严重。见者敬畏。衲子因事请假。多峻拒弗从。惟闻省侍亲老。气色穆然。见于颜面。尽礼津遣。其爱人恭孝如此。《禅林宝训》

第三卷

六十二。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不出户庭，无咎。

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周易》

六十三。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

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诗经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论语》

六十四。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矣。

子不语怪，力，乱，神。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为谁？

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也。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

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

六十五。谦。亨，君子有终。

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

六二。鸣谦，贞吉。

象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

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周易》

六十六。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

六十七。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而不从。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论语》

六十八。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

六十九。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子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子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以醴。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智者利仁。《论语》

七十。子曰：苟智于仁者，无恶也。

子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

七十一。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子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子曰：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论语》

七十二。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白其母曰：妇无礼，请去之。母曰：何也？ 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亲见之。母曰：乃汝无礼也，非妇无礼。礼不云乎：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不掩人不备也。今汝往燕私之处，入户不有声，令人踞而视之，是汝之无礼也，非妇无礼也。《韩诗外传》

七十三。曾子一

曾子曰：君子攻其恶，求其过，强其所不能，去私欲，从事於义，可谓学矣。

君子爱日以学，及时以行。难者弗辟，易者弗从，唯义所在。日旦就业，夕而自省，思以没其身，亦可谓守业矣。

君子学必由其业，问必以其序。问而不决，承间观色而复之，虽不说，亦不强争也。

君子既学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习也；既习之，患其不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让也。君子之学，致此五者而已矣。

君子博学而孱守之，微言而笃行之。行欲先人，言欲后人，君子终身守此悒悒。

行无求数，有名；事无求数，有成。身言之，后人扬之；身行之，后人秉之；君子终身守此惮惮。

君子不绝小，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则愿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终身守此勿勿也。

君子祸之为患，辱之为畏，见善恐不得与焉，见不善者恐其及己也，是故君子疑以终身。

君子见利思辱，见恶思诟，嗜欲思耻，忿怒思患，君子终身守此战战也。

君子虑胜气，思而后动，论而后行，行必思言之，言之必思复之，思复之必思无悔言，亦可谓慎矣。

人信其言，从之以行；人信其行，从之以复；复宜其类，类宜其年，亦可谓外内合矣。

君子疑则不言，未问则不言，两问则不行其难者。

君子患难除之，财色远之，流言灭之，祸之所由生，自纤纤也，是故君子夙绝之。

君子己善，亦乐人之善也；己能，亦乐人之能也；己虽不能，亦不以援人。

君子好人之为善，而弗趣也；恶人之为不善，而弗疾也。疾其过而不补也，饰其美而不伐也，伐则不益，补则不改矣。

君子不先人以恶，不疑人以不信，不说人之过，而成人之美。存往者，在来者，朝有过夕改，则与之；夕有过朝改，则与之。

君子义则有常，善则有邻。见其一，冀其二；见其小，冀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盈于人也。

君子不绝人之欢，不尽人之礼。来者不豫，往者不慎也；去之不谤，就之不赂；亦可谓忠矣。

君子恭而不难，安而不舒，逊而不谄，宽而不纵，惠而不俭，直而不径，亦可谓无私矣。

君子入人之国，不称其讳，不犯其禁，不服华色之服，不称惧惕之言。故曰：与其奢也，宁俭；与其倨也，宁句。可言而不信，宁无言也。君子终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终身为罪矣。

君子乱言而弗殖，神言弗致也，道远日益云。众信弗主，灵言弗与，人言不信不和。

君子不唱流言，不折辞，不陈人以其所能。言必有主，行必有法，亲人必有方。

多知而无亲，博学而无方，好多而无定者，君子弗与也。

君子多知而择焉，博学而算焉，多言而慎焉。博学而无行，进给而不让，好直而径，俭而好窒者，君子不与也。

夸而无耻，强而无惮，好勇而忍人者，君子不与也。

亟达而无守，好名而无体，忿怒而为恶，足恭而口圣，而无常位者，君子弗与也。

巧言而无能，小行而笃，难为仁矣。嗜酤酒，好讴歌，巷游而乡居者乎! 吾无望焉耳。出入不时，言语不序，安易而乐暴，惧之而不恐，说之而不听，虽有圣人，亦无若何矣。临事而不敬，居丧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则吾无由知之矣。

三十、四十之间而无艺，则无艺矣；五十而不以善闻，则无闻矣；七十而无德，虽有微过，亦可以勉矣。其少不讽诵，其壮不论议，其老不教诲，亦可谓无业之人矣。

少称不弟焉，耻也；壮称无德焉，辱也；老称无礼焉，罪也。过而不能改，倦也；行而不能遂，耻也；慕善人而不与焉，辱也；弗知而不问焉，固也；说而不能，穷也；喜怒异虑，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诬也；非其事而居之，矫也；道言而饰其辞，虚也；无益而厚受禄，窃也；好道烦言，乱也；杀人而不戚焉，贼也。

人言不善而不违，近于说其言；说其言，殆于以身近之也；殆于以身近之，殆于身之矣。人言善而色葸 （音喜，畏惧）焉，近于不说其言；不说其言，殆于以身近之也；殆于以身近之，殆于身之矣。

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于中则播于外也。故曰：以其见者，占其隐者。故曰：听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

观说之流，可以知其术也。久而复之，可以知其信矣。观其所爱亲，可以知其人矣。临惧之而观其不恐也，怒之而观其不惛 （古同昏，迷乱；糊涂。）也，喜之而观其不诬也，近诸色而观其不逾也，饮食之而观其有常也，利之而观其能让也，居哀而观其贞也，居约而观其不营也，勤劳之而观其不扰也。

君子之于不善也，身勿为可能也，色勿为不可能也；色也勿为可能也，心思勿为不可能也。

太上乐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强也。仁者乐道，智者利道，愚者从，弱者畏，不愚不弱，执诬以强，亦可谓弃民矣。

太上不生恶，其次而能夙绝之，其下复而能改。复而不改，殒身覆家，大者倾社稷。是故君子出言鄂鄂（正直的话），行身战战，亦殆勉于罪矣。是故君子为小由为大也，居由仕也。备则未为备也，而勿虑存焉。

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师长；使子犹使臣也，使弟犹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从政者矣。赐与其宫室，亦犹庆赏于国也；忿怒其臣妾，亦犹用刑罚于万民也；是故为善必自内始也。内人怨之，虽外人亦不能立也。

居上位而不淫，临事而栗者，鲜不济矣。先忧事者后乐事，先乐事者后忧事。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内，战战惟恐不能乂（音义，治理）；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内，战战唯恐失损之也；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战战唯恐不能胜也；庶人日旦思其事，战战唯恐刑罚之至也。是故临事而栗者，鲜不济矣。

君子之于子也，爱而勿面也，使而勿貌也，导之以道而勿强也。宫中雍雍，外焉肃肃，兄弟喜喜，朋友切切，远者以貌，近者以情，友以立其所能，而远其所不能，苟无失其所守，亦可与终身矣。《大戴礼记曾子十篇》

七十四。曾子二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

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

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大学》

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顷，乃苏，欣然而起，进于曾皙曰：向也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闻之，知其体康也。孔子闻之而怒，告门弟子曰：参来，勿内。曾参自以为无罪，使人请于孔子。子曰：汝不闻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尝不在于侧，索而杀之，未尝可得。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

曾参闻之，曰：参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谢过。（《孔子家语》养老第十三章）

曾子有疾，召门人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论语泰伯》

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撤，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皙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撤，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也？孟轲曰：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孟子离娄上》

子张死，曾子有母之丧，齐衰而往哭之。或曰：齐衰不以吊。曾子曰：吾吊也与哉？《礼记檀弓下》

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孟子公孙丑下》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也，反乎尔者也。《孟子梁惠王下》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曾子曰：同游而不见爱者，我必不仁也；交而不见敬者，吾必不长也；临财而不见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穷，怨天者无识。失诸己而反诸人，岂不亦迂哉！《荀子法行》

曾子后母遇之无恩，而供养不衰。及其妻以蒸梨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曾子曰：蒸梨小物尔，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遂出之，终身不再娶。其子元请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后妻杀孝己，尹吉甫以后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尹吉甫，庸知其得免于非乎？《孔子家语》

曾子曰：响不辞声，鉴不辞形，君子正一而万物皆成。夫行非为影也，而影随之；呼非为响也，而响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随之。《说苑》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贵而佩之：一曰无内疏而外亲。二曰内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后呼天。《韩诗外传》

仲尼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仲尼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论语泰伯》

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论语子张》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曰：鸟之将死，必有悲声。君子集大辟，必有须辞。礼有三义，知之乎？对曰：不识也。曾子曰：坐，吾语汝。君子修礼以立志，则贪欲之心不来；君子思礼以修身，则怠惰慢易之节不至；君子修礼以仁义，则忿争暴乱之辞远。君子之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若夫置樽俎，列边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虽勿能，可也。《论语泰伯》

公明宣学于曾子，三年不读书。曾子曰：宣而居参之门，三年不学，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学？宣见夫子之居宫庭，亲在，叱吒之声未尝至于犬马，宣悦之，学而未能。宣见夫子之应宾客，恭俭而不懈惰，宣悦之，学而未能。宣见夫子居朝廷，严临下而不毁伤，宣悦之，学而未能。宣悦此三者，学而未能，安敢不学，而居夫子之门乎？

曾子避席谢之曰：参不及宣，其学而已。《说苑》

昔人有与曾子同姓，亦名参，有人告其母：参杀人。母织如故。有人复来告。如是者三，曾子母乃授杼逾垣而去。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杀人也。言之者众，夫流言之并至，虽真圣不敢自安，况凡人乎？

曾子孝于父母，昏定晨省，调寒温，适轻重，勉之于糜粥之间，行之于衽席之上，而德美重于后世。此二者，修之于内，著之于外，行之于小，显之于大。《荀子》

曾子衣弊以耕，鲁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请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复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于人，人则献之，奚为不受？曾子曰：臣闻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骄人。纵子有赐不我骄也，我能勿丧乎！终不受。孔子闻之，曰：参之言足以全其节也。

曾子曰：吾闻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见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见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争也。闻善必躬亲行之，然后道之，是夫子之能劳也。夫子之能劳也，夫子之不争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学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荀子》

凡善之生也，皆学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父母之谓也。故君正则百姓治，父母正则子孙孝慈。是以孔子家儿不知骂，曾子家儿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

公孟子高见颛孙子莫曰：敢问君子之礼何如？颛孙子莫曰：去尔外厉与内荏，去尔色胜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言乎！夫外厉者必内折，色胜而心自取之者必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闻识博而辞不争，知虑微达而能不愚。《荀子》

曾子曰：人而好善，福虽未至，祸其远矣。人而不好善，祸虽未至，福其远矣。

曾子曰：或言予之善，予惟恐其闻。或言予之不善，惟恐过而见予之鄙色焉。故君子服过也，非徒饰其辞而已，诚发乎中心，形乎容貌，其爱之也深，其更之也速，如追兔惟恐不逮，故有进业，无退功。诗曰：相彼脊令，载飞载鸣。我日斯迈，而月斯征。迁善不懈之谓也。夫闻过而不改，谓之丧心。思过而不改，谓之失体。失体丧心之人，祸乱之所及也。《中论》

曾子居卫，緼袍无表，颜色肿哙，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屦而踵决。曳屣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庄子》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而泣，其母曰：汝还，顾反为汝杀彘。适市来，曾子欲捕彘杀之，妻止之曰：特与婴儿戏耳。曾子曰：婴儿非与戏也。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令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韩非子》

曾子曰：君子行于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师者可知也。夫无父而无师者，余若夫何哉！此言事师之犹事父也。曾点使曾参，过期而不至，人皆见曾点曰：无乃畏耶？曾点曰：彼虽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于匡，颜渊后，孔子曰：吾以汝为死矣。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颜回之于孔子也，犹曾参之事父也。古之贤者与，其尊师若此，故师尽智竭道以教。《吕氏春秋》

曾参之养亲也，若事严主烈君。《淮南子》

曾子攀柩车，引车者为之止也。《淮南子》

曾子居曲阜，鸱枭不入城郭。《水经注》

第四卷

七十五。云峰文悦禅师天姿纯至，初至高安大愚，见芝和尚，求入室。芝曰：佛法且置之，大众夜寒须炭，你去为大众乞炭，再学佛法也不晚。文悦又去行乞，到了年底，载炭而归。文悦求大愚为他开示佛法。芝曰：佛法烂不掉，你急什么。维那的职位空着，你去就职，担任维那，好好为大众服务，不要推辞。于是鸣犍稚，告大众，请文悦担任维那一职。文悦面有难色，向大众礼拜，后悔自己答应做维那，想离开。但是已经答应了大愚守芝，所以只能勉强接受。只是遗憾，不知道芝公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一日，文悦禅师提桶打水时，水舀触盆，掉在了地上，遂大悟。这时才知道大愚芝公对他的用心之处。急忙跑着去见守芝禅师。芝笑着说：维那，祝贺你大事了毕。文悦不知说什么好，激动的礼拜大愚，浑身出汗如雨，然后就走了。大愚这样激励敲打文悦禅师，导致文悦禅师的禅法孤峻敏捷，很少有人能达到他的境界。慧南禅师曾对大宁老原禅师说：人们总是想让别人开悟，全是妄想。以这样的心修行教徒，那怎么能成？《林间录》

七十六。魏府的老洞华严元公示众曰：佛法在日用处，在行住坐卧处，吃茶吃饭处，语言相问处。所作所为，举心动念，又却不是也。又说：现在是减劫，人的寿命逐渐缺减，活到六七十岁的人已经很少了，大家应该珍惜时间。你们学习佛法，应趁着年轻，还来得及整顿手脚，脚跟未稳的，早做功夫，早令稳当。 三四十年，一晃就过去了。须臾之间，衰病就找上门来。衰病至，则老至。老至，则死至。前后之间，感觉没过多久，忽然无常就来了。如果衰老疾病加身，还不知道修行，恣意放纵，那就没救了。为什么不趁身心有力时，在初中后夜，好好用功去？

文潞公镇守北京的时候，华严元公来向他告别。潞公说：法师老矣，还要去哪里呢？元公对曰：还能去哪儿，入灭去。潞公笑着说：您别开玩笑了，您这身体这么硬朗，还得活着呢。潞公目送元公离去。然后对子弟们说：华严元老，他的道行深稳，谈笑幽默，不是凡夫啊。后来潞公派人去看望华严元公，果然入灭了。潞公惊叹不已。等到火化的时候，亲往观看，用琉璃瓶置于坐前，祈求说：佛法若果真灵验，愿舍利填满吾瓶。言音一落，烟自空而降，布入瓶中。烟灭，舍利如所愿填满琉璃瓶。潞公从此信受佛法，钻研佛经，只是遗憾自己信佛太晚。想必也是华严元公为了让潞公早日信向佛道，所以才在入灭时，示现神迹，令之受化。

我们今日会遇佛法，为时不晚，不必等到身老体衰，诸病缠身时再去整理手脚。或者等待有人给我们示现神迹，再去信佛信法。古人事迹，佛祖叮嘱，已经昭昭明显，诸苦逼身，亦是最好说明。不向今生度此身，更向何生求解脱。《林间录》

七十七。杭州兴教小寿禅师，初随天台韶国师学法。普请出坡劳动的时候，听到薪柴堕而悟。作偈曰：扑落非他物，纵横不是尘。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国师点头，有称许之意。等到小寿禅师开众讲法时，衲子们争相亲近，欲拜为师。

御史中丞王公，名随，出镇钱塘的时候，听闻小寿禅师的名字，前往问候。到了小寿禅师的住所，把跟随的人都遣去。王随独步登其寝室，正赶上小寿禅师穿着棉衣晒太阳。小寿忽然看见王随出现在自己面前，就问到：官人姓什么？王随说：随姓王。然后就礼拜小寿禅师。寿推过来一个蒲团给王随，他们俩席地而坐，说说笑笑，过了一整天，王随才离开。

小寿禅师的弟子看见小寿禅师如此对待御史中丞，责怪他说：他可是大官，您怎么不以礼相待。这个人可以左右咱们寺院的生存，不是小事。小寿禅师唯唯地答应着他们，好吧好吧，下次注意就是了。

他日，王公又来见小寿禅师。寺院僧众撞大钟，全体列队出迎。而小寿禅师猫着身，站在松树下等着王随。王公看见小寿禅师如此有礼，下车握着小寿禅师的手说：为何不如前日相见时那样，那多亲切自然，干嘛弄的这么严肃，忽然整出这么多礼数来？小寿禅师环顾左右，一边走，一边说：前几天那样，您肯定不会介意的。可是那些知事们事多，如果还那样，他们会起嗔心的。

小寿禅师这种天真的样子，谁见了不喜欢呢？真是本色的住山人也。《林间录》

七十八。湖州上方齐岳禅师，年轻时曾与雪窦重显禅师结伴游淮山。他们听闻五祖师戒禅师喜欢勘验学人。重显不想去戒禅师那里。齐岳禅师就一个人先去了那里。

他到了那里，直接来到师戒禅师的方丈室。戒曰：上人名什么？对曰：齐岳。泰山在古代，叫岳。戒禅师就说：哪里像泰山？岳无语。师戒禅师就把他赶走了。

齐岳禅师不甘心，第二日又来见师戒禅师。戒曰：汝又来干什么？齐岳回头，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圆相，然后呈给师戒禅师。戒曰：是什么？齐岳抓住机会说：老大不小，连胡饼也不认识了。师戒禅师说：何不趁炉灶热，再烤一个。齐岳禅师正要思维，师戒禅师拿起拄杖，把他赶出门外。

及数日后，齐岳禅师再诣师戒禅师，一上来就提起出家人用的坐具，说：这块布，展开，则遍及大千沙界；不展，则毫发不存。展开即是，还是不展即是？这次齐岳禅师的问题非常刁钻，一般的禅师可能被这句话一问，就哑口无言了。师戒禅师立即下床，抓住齐岳禅师说：既是熟人，何须如此？齐岳被师戒禅师这样一反问，又是无语。师戒禅师又把他打出去。

从这段故事来看蕲州五祖师戒禅师，真是一代法门龙象啊。齐岳禅师三次亲近求法，三次遭师戒禅师打击，将其赶出。张无尽认为雪窦重显禅师虽然机锋颖脱，一听到师戒禅师，也是望崖而退，师戒禅师的厉害，可想而知。那些自己脚跟不稳的人，听了也会胆战心惊吧。《罗湖野录》

 七十九。成都世奇禅师任寺院首座，早年在安徽龙门燕坐，打瞌睡的时候，群蛙鸣叫，他误以为是寺院的打板声。急着奔回跑，有人告诉他：是蛙叫，不是打板声。世奇禅师恍然间若有所悟。便到方丈室，向佛眼禅师禀告自己的所悟。佛眼禅师说：岂不见罗睺罗…佛眼禅师话还没说完，世奇禅师急忙制止，说：和尚不必说，等我自己去悟。没过多久，世奇禅师又有所悟。乃说偈曰：梦中闻板响，觉后虾蟆啼。虾蟆与版响，山岳一时齐。从这之后，他参究更加用功深入，日臻玄奥。佛眼好几次让他为众说法，世奇禅师都极力推辞。他说：世奇是个粗浅鄙陋的人，怎么敢胡乱为人说法。更何况是为人解粘去缚，断除烦恼。好比如用金真刮眼膜治眼疾，稍有偏差，就会刺破眼睛。佛眼听了世奇的陈述，写偈赞美他说：有道只因频退步，谦和原自惯回光。不知已在青云上。犹更将身入众藏。偈子的意思是，一个有道之人，是因为能够频频退让；一个人谦和有修行，只因能常常回光返照。世奇禅师谦卑自制的风范，从佛眼禅师写的偈子中就能领略一斑。而现在那些浮躁炫露，好为人师的人，听闻世奇禅师的高风亮节，难道不觉得羞惭吗。《罗湖野录》

八十。道流！心法无形，通贯十方。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嗅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本是一精明，分为六和合。一心既无，随处解脱。

今日多般用处，欠少什么！六道神光未曾间歇。若能如是见得，只是一生无事人。大德！三界无安，犹如火宅，此不是你久停住处。无常杀鬼，一刹那间，不拣贵贱老少。你要与祖佛不别，但莫外求。《临济语录》

八十一。法者是心法。心法无形，通贯十方，目前现用，人信不及，便乃认名认句，向文字中求，意度佛法。天地悬殊。

师示众云：道流！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饭，困来即卧。愚人笑我，智乃知焉。古人云：向外作工夫，总是痴顽汉。

无事是贵人。但莫造作，只是平常。你拟向外傍家求过觅脚手，错了也！只拟求佛，佛是名句，你还识驰求的么？《临济语录》

八十二。大德！觅什么物？！现今目前听法无依道人，历历地分明，未曾欠少。你若欲得与祖佛不别，但如是见，不用疑误。你心心不异，名之活祖。心若有异，则性相别。心不异故，即性相不别。

问：如何是心心不异处？师云：你拟问，早异了也，性相各分。《临济语录》

八十三。善男子！菩萨由善知识任持，不堕恶趣；由善知识摄受，不退大乘；由善知识护念，不毁犯菩萨戒；由善知识守护，不随逐恶知识；由善知识养育，不缺减菩萨法；由善知识摄取，超越凡夫地；由善知识教诲，超越二乘地；由善知识示导，得出离世间；由善知识长养，能不染世法；由承事善知识，修一切菩萨行；由供养善知识，具一切助道法；由亲近善知识，不为业惑之所摧伏；由恃怙善知识，势力坚固，不怖诸魔；由依止善知识，增长一切菩提分法。何以故？善男子！善知识者，能净诸障，能灭诸罪，能除诸难，能止诸恶，能破无明长夜黑暗，能坏诸见坚固牢狱，能出生死城，能舍世俗家，能截诸魔网，能拔众苦箭，能离无智险难处，能出邪见大旷野，能度诸有流，能离诸邪道，能示菩提路，能教菩萨法，能令安住菩萨行，能令趣向一切智，能净智慧眼，能长菩提心，能生大悲，能演妙行，能说波罗蜜。《华严经》第七十七卷

八十四。善男子！汝求善知识，不应疲倦；见善知识，勿生厌足；请问善知识，勿惮劳苦；亲近善知识，勿怀退转；供养善知识，不应休息；受善知识教，不应倒错；学善知识行，不应疑惑；闻善知识演说出离门，不应犹豫；见善知识随烦恼行，勿生嫌怪；于善知识所生深信尊敬心，不应变改。何以故？善男子！菩萨因善知识，听闻一切菩萨诸行，成就一切菩萨功德，出生一切菩萨大愿，引发一切菩萨善根，积集一切菩萨助道，开发一切菩萨法光明。《华严经》第七十七卷

八十五。比丘当知，是诸外道所言我者，如虫食木，偶成字耳，是故如来于佛法中唱是无我，为调众生故，为知时故，说是无我。有因缘故，亦说有我，如彼良医善知于乳，是药非药，非如凡夫所计吾我。凡夫愚人所计我者，或言大如拇指，或如芥子，或如微尘，如来说我悉不如是。是故说言诸法无我，实非无我。何者是我？若法是实，是真，是常，是主，是依，性不变易者，是名为我。如彼大医善解乳药，如来亦尔，为众生故，说诸法中真实有我。汝等四众应当如是修习是法。《大般涅槃经》

八十六。尔时文殊师利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过去已灭。未来未至。现在不住。三世所有一切心法。本性皆空。彼菩提心。说何名发。善哉世尊。愿为解说断诸疑网。令趣菩提。

佛告文殊师利。善男子。诸心法中起众邪见。为欲除断六十二见种种见故。心心所法我说为空。如是诸见无依止故。譬如丛林蒙密茂盛。师子白象虎狼恶兽潜住其中。毒发害人。迥绝行迹。时有智者以火烧林。因林空故诸大恶兽无复遗余。心空见灭亦复如是。又善男子。以何因缘立空义邪。为灭烦恼从妄心生。而说是空。善男子。若执空理为究竟者。空性亦空。执空作病亦应除遣。何以故。若执空义为究竟者。诸法皆空无因无果。路伽邪陀有何差别。善男子。如阿伽陀药能疗诸病。若有病者服之必差。其病既愈药随病除。无病服药药还成病。善男子。本设空药为除有病。执有成病执空亦然。谁有智者服药取病。

善男子。若起有见胜起空见。空治有病无药治空。善男子。以是因缘。服于空药除邪见已。自觉悟心能发菩提。此觉悟心即菩提心。无有二相。善男子。自觉悟心有四种义。云何为四。谓诸凡夫有二种心。诸佛菩萨有二种心。善男子。凡夫二心其相云何。一者眼识乃至意识。同缘自境名自悟心。二者离于五根心心所法。和合缘境名自悟心。善男子。如是二心能发菩提。善男子。贤圣二心其相云何。一者观真实理智。二者观一切境智。善男子。如是四种名自悟心。《大乘本生心地观经》

八十七。尔时五百长者白佛言。世尊。如是四恩甚为难报。当修何行而报是恩。佛告诸长者言。善男子。为求菩提。有其三种十波罗蜜。一者十种布施波罗蜜多。二者十种亲近波罗蜜多。三者十种真实波罗蜜多。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能以七宝满于三千大千世界。布施无量贫穷众生。如是布施但名布施波罗蜜多。不名真实波罗蜜多。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大悲心为求无上正等菩提。以自妻子施与他人心无吝惜。身肉手足头目髓脑。乃至身命施来求者。如是布施但名亲近波罗蜜多。未名真实波罗蜜多。若善男子善女人。发起无上大菩提心。住无所得。劝诸众生同发此心。以真实法一四句偈。施一众生。使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名真实波罗蜜多。前二布施未名报恩。若善男子善女人。能修如是第三真实波罗蜜多。乃名真实能报四恩。所以者何。前二布施有所得心。第三施者无所得心。以真实法施一有情。令发无上大菩提心。是人当得证菩提时。广度众生无有穷尽。绍三宝种使不断绝。以是因缘名为报恩。《大乘本生心地观经》

八十八。云何根深难可倾拔？所言根者，名不放逸。不放逸者，为是何根？所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根。

善男子，一切诸佛诸善根本，皆不放逸。不放逸故，诸余善根转转增长，以能增长诸善根故，于诸善中最为殊胜。

善男子，如诸迹中，象迹为上，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诸善法最为殊胜。善男子，如诸明中，日光为最，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诸善法最为殊胜。善男子，如诸王中，转轮圣王为最第一，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诸善法为最第一。善男子，如诸流中，四河为最，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诸善法为上为最。善男子，如诸山中，须弥山王为最第一，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诸善法为最第一。

......

善男子，以是义故，不放逸根深固难拔。

云何不放逸故而得增长？所谓信根、戒根、施根、慧根、忍根、闻根、进根、念根、定根、善知识根，如是诸根，不放逸故而得增长。以增长故，深固难拔。以是义故，名为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根深难拔。《大般涅槃经》

八十九。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众生得涅槃者，名第一乐？

佛言：善男子，如我所说，诸行和合，名为老死。

谨慎无放逸，是处名甘露。放逸不谨慎，是名为死句。若不放逸者，则得不死处。如其放逸者，常趣于死路。

若放逸者，名有为法，是有为法，为第一苦。不放逸者，则名涅槃，彼涅槃者，名为甘露第一最乐。若趣诸行，是名死处，受第一苦。若至涅槃，则名不死，受最妙乐。若不放逸，虽集诸行，是亦名为常乐不死，不破坏身。

云何放逸？云何不放逸？非圣凡夫是名放逸常死之法。出世圣人是不放逸，无有老死。何以故？入于第一常乐涅槃。以是义故，异法是苦，异法是乐，异法是我，异法无我。

如人在地，仰观虚空，不见鸟迹。善男子，众生亦尔，无有天眼，在烦恼中，而不自见有如来性，是故我说无我密教。

所以者何？无天眼者，不知真我，横计我故。因诸烦恼，所造有为，即是无常。是故我说异法是常，异法无常。

精进勇健者，若处于山顶。平地及旷野，常见诸凡夫。升大智慧殿，无上微妙台。既自除忧患，亦见众生忧。

如来悉断无量烦恼，住智慧山，见诸众生常在无量亿烦恼中。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偈所说，是义不然。何以故？入涅槃者无忧无喜，云何得升智慧台殿？复当云何住在山顶而见众生？

佛言：善男子，智慧殿者，即名涅槃。无忧愁者，谓如来也。有忧愁者，名凡夫人，以凡夫忧故，如来无忧。须弥山顶者，谓正解脱。勤精进者，喻须弥山，无有动转。地谓有为行也，是诸凡夫安住是地，造作诸行。其智慧者，则名正觉，离有常住，故名如来。如来愍念无量众生，常为诸有毒箭所中，是故名为如来有忧。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若使如来有忧戚者，则不得称为等正觉。

佛言迦叶：皆有因缘，随有众生应受化处，如来于中示现受生。虽现受生，而实无生。是故如来名常住法，如迦邻提、鸳鸯等鸟。《大般涅槃经》

九十。圆通谓大觉曰：古圣治心于未萌，防情于未乱，盖豫备则无患，所以重门击柝，以待暴客，而取诸豫也。事豫为之则易，卒为之固难。古之贤哲，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期之患者，诚在于斯。《禅林宝训》

九十一。上堂：我四十九年在这里，尚自有时走作。汝等诸人莫开大口。见解人多，行解人万中无一个。见解言语总要知通，若识不尽，敢道轮回去在。《涌泉景欣禅师法语》

九十二。若复说言：于诸戒中，若犯小戒，乃至微细，当受苦报，无有齐限。如是知已，防护自身，如龟藏六。若有律师复作是言，凡所犯戒都无罪报，如是之人不应亲近。如佛所说：若过一法，是名妄语，不见后世，无恶不造。是故不应亲近是人。我佛法中，清净如是，况复有犯偷兰遮罪或犯僧残及波罗夷，而非罪耶？是故应当深自防护如是等法。若不守护，更以何法名为禁戒？

我于经中亦说有犯四波罗夷，乃至微细突吉罗等，应当苦治。众生若不护持禁戒，云何当得见于佛性？

一切众生，虽有佛性，要因持戒，然后乃见。因见佛性，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九部经中，无方等经，是故不说有佛性也。经虽不说，当知实有。若作是说，当知是人真我弟子。《大般涅槃经》

九十三。师即造百丈，礼而问曰：学人欲求识佛，何者即是？丈曰：大似骑牛觅牛。师曰：识得后如何？丈曰：如人骑牛至家。师曰：未审始终如何保任？丈曰：如牧牛人执杖视之，不令犯人苗稼。师自兹领旨，更不驰求。同参佑禅师，创居沩山。师躬耕助道。及佑归寂，众请接踵住持。

师从兹领旨，顿息万缘。性好辛勤，少亲言论，更不寻经讨论，放旷任情。夜则山野头陀，昼则倍加执役。后随佑禅师，同创沩山，则十数年间，僧众犹小。师乃头头耕耨，处处劳形，日夜忘疲，未尝辄暇。沩山见而语曰：安，汝少劳役。师云：待和尚观五百众，安则休也。不久之间，僧众果至五百。师乃劳心顿摆，或坐房廊，凝如株杌；或入灵洞，月十不归，如痴似狂。三十余祀，夜在第二第三座间。有同流私睹其身，焰尔通光，众人佥曰：定光佛矣。《长庆大安禅师学道因缘》

九十四。子方上座自长庆来，法眼举长庆偈问曰：作么生是万象之中独露身？子方举拂子。眼曰：恁么会又争得？曰：和尚尊意如何？眼曰：唤甚么作万象？曰：古人不拨万象。眼曰：万象之中独露身，说甚么拨不拨？子方豁然悟解，述偈投诚。《五灯会元》

九十五。师上堂：佛道闲旷，无有程途。无门解脱之门，无意道人之意。不在三际，故不可升沉，建立乖真，非属造化，动则起生死之本，静则醉昏沉之乡。动静双泯，即落空亡。动静双收，瞒顸佛性。必须对尘对境，如枯木寒灰，临时应用，不失其宜。镜照诸像，不乱光辉。鸟飞空中，不杂空色。所以十方无影像，三界绝行踪。不堕往来机，不住中间意。钟中无鼓响，鼓中无钟声。钟鼓不相交，句句无前后。如壮士展臂，不籍他力。师子游行，岂求伴侣？九霄绝翳，何在穿通？一段光明，未曾昏昧。若到这里，体寂寂，常的的，日赫焰，无边表。圆觉空中不动摇，吞烁乾坤迥然照。《玄沙师备法语》

九十六。夫佛出世者，元无出入，名相无体，道本如如。法尔天真，不同修证。只要虚闲，不昧作用，不涉尘泥。个中纤毫道不尽，即为魔王眷属。句前句后，是学人难处。所以一句当天，八万门永绝生死，直饶得似秋潭月影，静夜钟声，随扣击以无亏，触波澜而不散，犹是生死岸头事。道人行处，如火销冰，终不却成冰。箭既离弦，无返回势，所以牢笼不肯住，呼唤不回头。古圣不安排，至今无处所。若到这里，步步登玄，不属邪正，识不能识，智不能知，动便失宗，觉即迷旨。二乘胆颤，十地惊怪。语路处绝，心行处灭。直得释迦掩室于摩谒，净名杜口于毗耶。须菩提唱无说而显道，释梵绝听而雨花。若与么现前，更疑何事没栖泊处？离去来今，限约不得，心思路绝。不因庄严，本来真净。动用语笑，随处明了，更无欠少。《玄沙师备禅师法语》

九十七。今时人不悟个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尘，处处染著，头头系绊。纵悟，则尘境纷纭，名相不实，便拟凝心敛念，摄事归空，闭目藏睛，终有念起。旋旋破除，细想才生，即便遏捺。如此见解，即是落空亡底外道，不散底死人。冥冥漠漠，无觉无知，塞耳偷铃，徒自欺诳。

这里分别则不然，也不是隈门傍户。句句现前，不得商量，不涉文墨，本绝尘境，本无位次，权名个出家儿，毕竟无踪迹。真如凡圣，地狱人天，只是疗狂子之方。虚空尚无改变，大道岂有升沉？悟则纵横，不离本际，若到这里，凡圣也无立处。若向句中作意，则没溺杀人。若向外驰求，又落魔界。如如向上，没可安排。恰似焰炉不藏蚊蚋，此理本来平坦，何用铲除？动静扬眉，是真解脱道。不强为意度，建立乖真。若到这里，纤毫不受，指意则差。便是千圣出头来，也安一字不得。久立，珍重！《玄沙师备禅师法语》

第五卷

九十八。若也于己无事，则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无事于心，无心于事，则虚而灵，空而妙。若毛端许言之本末者，皆为自欺。

我要问你实底，莫错。仁者，波波地傍家走，道我解禅解道，点胸点肋，称杨称郑，到这里须尽吐却，始得无事。你但外不著声色，内无能所知解，体无凡圣，更学甚么？莫取次用心，万劫千生，轮回三界，皆为有心。何以故？心生则种种法生。若能一念不生，则永脱生死，不被生死缠缚。要行即行，要坐即坐，更有甚么事？

诸子，老汉此间无一法与你诸人作解会，自己亦不会禅。老汉亦不是善知识，百无所解，只是屙矢放尿，乞食乞衣，更有甚么事？德山老汉劝你，不如本分去，早休歇去！

诸子，莫向别处求觅，乃至达磨小碧眼胡僧到此来，也只是教你无事去。教你莫造作，著衣吃饭，屙矢送尿，更无生死可怖，亦无涅槃可得，无菩提可证，只是寻常一个无事人。

仁者，问取学取，以为知解，老汉不能，入拔舌地狱。若有一尘一法示诸人说，言有佛有法，有三界可出者，皆是野狐精魅。诸仁者，欲识得么？只是个虚空，尚无纤尘可得，处处清净，光明洞达，表里莹彻，无事无依，无栖泊处，有甚么事？

老汉从生至死，只是个老比丘。虽在三界生，而无垢染。欲得出离，何处去？设有去处，亦是笼槛，魔得其便。

仁者，莫用身心，无可得，只要一切时中，莫用他声色，应是从前行履处，一时放却，顿脱羁锁，永离盖缠。一念不生，即前后际断，无思无念，无一法可当情。

仁者，作么生拟下口嘴？你多知解，还曾识渠面孔么？出家儿，乃至十地满心菩萨，觅他踪迹不著。所以诸天欢喜，地神捧足，十方诸佛赞叹，魔王啼哭。何以故？缘此虚空活泼泼地，无根株，无住处。若到这里，眼光定动，即没交涉。《德山法语》

九十九。仰山问：如何得见佛性义？师曰：我与汝说个譬喻：如一室有六窗，内有一狝猴，外有狝猴从东边唤猩猩，猩猩即应，如是六窗俱唤俱应。

仰山礼谢，起曰：适蒙和尚譬喻，无不了知。更有一事：只如内狝猴睡著，外狝猴欲与相见，又且如何？

师下绳床，执仰山手作舞曰：猩猩与汝相见了！譬如蟭螟虫，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头叫云：土旷人稀，相逢者少。《中邑洪恩禅师法语》

一百。担荷此事，直是具决定志，一棒打不回头底。若半进半退，似信不信，纵得个入头处，亦禁大炉鞴烹锻不得，况欲向千差万别处作主宰耶？妙喜这般说话，如在闹市里飏石头，著者方之。空慧道人，不须疑著。

乍得心身宁静，切须努力，不得便向宁静处耽迷止足。教中谓之解脱深坑，可畏之处。须教转辘辘，如水上葫芦，自由自在，不受拘牵，入净入秽，不碍不没，方于衲僧门下，有少亲近分。若只抱得不哭孩儿，有甚用处？空慧思之。《大慧法语》

一百零一。今时学道人，不问僧俗，皆有二种大病：一种多学言句，于言句中作奇特想；一种不能见月亡指，于言句悟入，而闻说佛法禅道不在言句上，便尽拨弃，放置一边，一向闭眉合眼，做死模样，谓之静坐观心默照，更以此邪见，诱引无识庸流曰：静得一日，便是一日工夫。苦哉！殊不知尽是鬼家活计。去得此二种大病，始有参学分。

经云：虽复不依言语道，亦复不著无言说。又云：观语与义，非异非不异。语默二病不能除，决定障道，不可不知。知得了，始有进修趣向分。《大慧法语》

一百零二。

禅不在静处，不在闹处，不在思量分别处，不在日用应缘处。

然虽如是，第一不得舍却静处、闹处、日用应缘处、思量分别处参，忽然眼开，都是自家屋里事。

今时士大夫学道，多是半进半退。于世事上不如意，则火急要参禅；忽然世事遂意，则便罢参。没有决定信故也。

禅乃般若之异名。梵语般若，此云智慧。当人若无决定信，又无智慧，欲出生死，无有是处。《大慧法语》

一百零三。若言即心即佛，今时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犹是指踪极则。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学者劳形，如猿捉影。

夫大道无中，复谁先后。长空绝际，何用称量？空既如斯，道复何说？

夫心月孤圆，光吞万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复是何物？禅德，譬如掷剑挥空，莫论及之不及，斯乃空轮无迹，剑刃无亏。若能如是，心心无知。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无异，始为道矣。

禅德！可中学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无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导师云：法本不相碍，三际亦复然。无为无事人，犹是金锁难。《盘山宝积禅师法语》

一百零四。无常迅速，生死事大。众生界中，顺生死底事如麻似粟，拨整了一番，又一番到来。若不把生死两字贴在鼻尖儿上作对治，则直待腊月三十日手忙脚乱、如落汤螃蟹时，方始知悔，则迟也。若要直截，请从而今便截断。

学世间法，须要理会得分晓，学出世间法，却全要理会不得，方有趣向分。既理会不得，却如何趣向？但恁么究取！《大慧法语》

一百零五。古人入门便棒便喝，唯恐学者承当不及时，况忉忉怛怛，说事说理，说玄说妙，草里滚耶！

近年已来，此道衰微，据高座为人师者，只以古人公案或褒或贬、或密室传授为禅道者；或以默然无言为威音那畔、空劫已前事为禅道者；或以眼见耳闻、举觉提撕为禅道者；或以猖狂妄行、击石火闪电光、举了便会了、一切拨无为禅道者。如此等既非，却哪个是著实处？若有著实处，则与此等何异？具眼者举起便知。《大慧法语》

一百零六。妙喜禅无难参易参之异。只要参禅人向未拟心前，坐断生死路头，直下不疑佛，不疑祖，不疑生，不疑死。难参易参，差别在人，不干禅事。往往聪明灵利汉，多是求速效，要口里有可得说，面前有可得凭仗。

殊不知，此事得者，如活生生的狮子，返掷跳跃，舒卷自在。日用二六时中，如水银落地，大的大圆，小的小圆，不用安排，不假造作，自然活泼泼地，常露现前。正当恁么时，方始契得一宿觉所谓不见一法即如来，方得名为观自在。

苟未能如是，且暂将这作聪明、说道理的置在一边，却向没捞摸处、没滋味处，试捞摸咬嚼看。

捞摸来捞摸去，咬嚼来咬嚼去，忽然向没滋味处咬著舌头，没捞摸处打失鼻孔，方知赵州老人道未出家时被菩提使，出家后使得菩提。有时拈一茎草，作丈六金身；有时将丈六金身，却作一茎草用。建立亦在我，扫荡亦在我，说道理亦在我，不说道理亦在我。我为法王，于法自在。说即有若干，不说即无若干。得如是自在了，何适而不自得？《大慧法语》

一百零七。梵语般若，此云智慧。未有明般若而有贪欲、瞋恚、痴者，未有明般若而毒害众生者。作如此等事底，与般若背驰，焉得谓之有智慧？

妙喜寻常为个中人说，才觉日用应缘处省力时，便是当人得力处。得力处省无限力，省力处得无限力。往往见说得多了，却似泗州人见大圣。殊不知，妙喜恁么说，正是平昔行履处，恐有信不及者，不免再四提撕举觉，拖泥带水，盖曾为浪子偏怜客尔！《大慧法语》

一百零八。学此道，未得个入头处时，觉得千难万难。闻宗师举着，愈觉难会。盖以取证求歇的心不除，返被此作障碍。此心才歇，方知非难非易，亦非师家可以传授。

执迷不悟，是大错。执迷待悟，其错更大。何以故？为不觉，故迷。执迷待悟，乃不觉中又不觉，迷中又迷。决欲破此两重关，请一时放下。若放不下，迷迷悟悟，尽未来际，何时休歇？

学道人，日用空境易，而空心难。境空而心不空，心为境所胜。但空心而境自空矣。若心已空，而更起第二念，欲空其境，则是此心未得空，复为境所夺。此病不除，生死无由出离。不见庞公偈云：十方同聚会，个个学无为。此是选佛场，心空及第归。此心既空矣，心外复有何物可空耶？思之。

但得本，莫愁末。空却此心，是本。既得本，则种种语言、种种智慧，日用应物随缘，七颠八倒，或喜或怒，或好或恶，或顺或逆，皆末也。于随缘处，能自觉知，则无少无剩。《大慧法语》

一百零九。学世间事，用心不到，则学不成。学出世间法，无你用心处。才拟用心推求，则千里万里，没交涉矣。虽然如是，无用心处、无摸索处、无著力处，正好着力。莫见恁么道，又节外生枝云：既无用心、无摸索、无著力，却如何趣向？才说莫用心，又用心也！转转没交涉！《大慧法语》

一百一十。衲子当痛以死生为事务，消知见碍，彻证佛祖所传付大因缘。勿好名闻，退步就实，俟行解道德充实，愈潜愈遁愈不可匿，诸圣天龙将推出人尔。况以岁月淹练琢磨，待如钟在扣，如谷应声，如精金出万煅炉冶，万世不易。万年一念，向上巴鼻在掌握中，草偃风行，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仍持此纸似傅翁，相与作证，履践贵长久不变耶！《圆悟心要》

一百一十一。佛道悬旷，久受勤苦，乃可得成祖师门下。断臂立雪、腰石舂碓、担麦推车、事园作饭、开田畴、施汤茶、搬土拽磨，皆抗志绝俗，自强不息，图成功业者乃能之。所谓未有一法从懒堕懈怠中生。既以洞达渊源，至难至险，人所不能达者尚能，而于涉世应酬，屈节俯仰，而谓不能。此不为，非不能也。当稍按下云头，自警自策，庶几方便门宽旷，不亦善乎？《圆悟心要》

一百一十二。学禅如学仙，时至骨自换。故学者不患禅之不成，但患时之不至。不患时之不至，但患学之不勤。《竹窗随笔》

一百一十三。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修远离行，谓隐山林、空泽、旷野、居阿练若宴坐思维。

时，有恶魔来到其所，恭敬赞叹远离功德，谓作是言：善哉，大士！能修如是远离行。此远离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共所称赞，天帝释等诸天神仙皆共守护、供养尊重，应常住此勿住余处。

善现当知！我不赞叹诸菩萨摩诃萨居阿练若、旷野、山林宴坐思维修远离行。

尓时，善现便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应修何等余远离行，而佛不赞居阿练若、旷野、山林，弃胜卧具思维宴坐远离功德？

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若居山林、空泽、旷野、阿练若处，若住城邑、聚落、王都喧杂之处，但能远离烦恼恶业及诸声闻、独觉作意，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及修诸余胜妙功德，是名菩萨真远离行。

此远离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共所称赞，诸佛世尊共所开许，诸菩萨众当应修学。若昼若夜，应正思维，精进修行此远离法，是名菩萨修远离行。此远离行不杂声闻、独觉作意、不杂一切烦恼恶业、离诸喧杂，毕竟清净，令诸菩萨疾证无上正等菩提，利乐有情，常无断尽。

善现当知！恶魔所赞隐于山林、空泽、旷野、阿练若处弃胜卧具宴坐思维，非诸菩萨真远离行。所以者何？彼远离行犹有喧杂，谓彼或杂恶业烦恼，或杂声闻、独觉作意，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能精勤信受修学，不能圆满一切智智。《大般若经》

一百一十四。高峰自叙悟由，而曰：不信有这般奇特事，事怕有心人故也。此语彼所自证，真实不虚，学道人所宜谛信。

且何名有心？世间一技一艺，其始学不胜其难，似万不可成者，因置不学，则终无成矣。故最初贵有决定不疑之心。虽复决定，而优游迟缓，则亦不成。故其次贵有精进勇猛之心。虽复精进，或得少而足，或时久而疲，或遇顺境而迷，或逢逆境而堕，则亦不成。故其次贵有常永贞固誓不退转之心。

高峰拼一生做个痴呆汉，定要见这一着子明白，是之谓真有心丈夫也。又古云：三昧不成，假令筋断骨枯，终不休歇。又云：道不过雪窦，不复登此山。又云：不破疑团誓不休。如是有心，何事不办？予甚愧焉，不敢不勉。《竹窗随笔》

第六卷

一百一十五。明教嵩和尚曰。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道德之所存。虽匹夫非穷也。道德之所不存。虽王天下非通也。伯夷叔齐昔之饿夫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皆喜。桀纣幽厉昔之人主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皆怒。是故学者患道德之不充乎身。不患势位之不在乎己。《禅林宝训》

一百一十六。菩萨修行大涅槃者，作是思惟：我若不能忍受如是身苦心苦，则不能令一切众生渡烦恼河。以是思惟，虽有如是身心苦恼，默然忍受。以忍受故，则不生漏。《大般涅槃经》

一百一十七。云何为佛？佛者名觉，既自觉悟，复能觉他。善男子，譬如有人觉知有贼，贼无能为；菩萨摩诃萨能觉一切无量烦恼，既觉了已，令诸烦恼无所能为，是故名佛。以是觉故，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是故名佛。《大般涅槃经》

复次善男子，一切善法无不因于思惟而得。何以故？有人虽于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专心听法，若不思惟，终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义故，思惟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复次善男子，若有众生信佛法僧无有变易，而生恭敬，当知皆是系念思惟因缘力故，因得断除一切烦恼。以是义故，思惟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大般涅槃经》

一百一十八。予平日论到病中做工夫处，亦知毕陵伽婆蹉所谓纯觉遗身矣；亦知马大师所谓有不病者矣；亦知永嘉所谓纵遇锋刀常坦坦，假饶毒药也闲闲矣；亦知肇公所谓四大本空，五蕴非有矣。及乎足入沸汤，从头简点，痛觉在身，谁是遗身者？我今受病，谁是不病者？锋刀毒药切于肌肤，谁是坦坦闲闲者？四大五蕴实为吾身，实为吾累，谁是本空非有者？乃知平日干慧都不济事。若无定力，甘伏死门。彼口头三昧，只自瞒耳。噫！可不勉欤。《竹窗随笔》

一百一十九。善男子，汝复问我，何者一法，是诸菩萨应常护持？善男子，谓诸菩萨非己所安，不加于物。若诸菩萨守护此法，即是能持诸佛如来一切禁戒。何以故？自爱身命不应杀生，自重资财不应偷盗，自护妻室不应侵他，如是等行皆名一法。善男子，若有敬顺如来语者，于此一法常当忆念。何以故？无有众生爱乐于苦，凡有所作悉求安乐，乃至菩萨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为自他皆得乐故。善男子，以如是义，我说此言：“非己所安，不加于物。”如是一法，是诸菩萨应常护持。“《大乘离文字普光明藏经》

一百二十。明教曰。圣贤之学。固非一日之具。日不足继之以夜。积之岁月。自然可成。故曰。学以聚之。问以辨之。斯言学非辨问无由发明。今学者所至罕有发一言问辨于人者。不知将何以裨助性地。成日新之益乎。

明教曰。太史公读孟子。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不觉置卷长叹。嗟乎。利诚乱之始也。故夫子罕言利。常防其原也。原者始也。尊崇贫贱。好利之弊。何以别焉。夫在公者。取利不公则法乱。在私者以欺取利则事乱。事乱则人争不平。法乱则民怨不伏。其悖戾斗诤。不顾死亡者。自此发矣。是不亦利诚乱之始也。且圣贤深戒去利尊先仁义。而后世尚有恃利相欺。伤风败教者何限。况复公然张其征利之道而行之。欲天下风俗正而不浇不薄。其可得乎。《禅林宝训》

一百二十一。佛法工夫

佛法工夫。第一要立坚志。盖志者气之帅也。人若立有坚志。如统军百万。威神八面。天日可贯。何事不成乎。凡畏难者。志不坚也。因循者。志不坚也。听言更移。中道自画。始终勤怠者。皆是志不坚也。予曾撰读书心法。开首即云。立志若坚。反难为易。今于佛法工夫也。亦是如此。

志坚则事必成。予今以世事此论。譬如越王之复吴仇。张良之报韩恨。以及狄仁杰之再兴唐室。总因志有所定。而事成果应。佛法亦是如此。俗谚云。男子无志。钝铁无刚。女子无志。烂草无穰。佛法工夫。此志尤为最要。

中峰大师歌云。也无难。也无易。只贵男儿有真志。志真。道力四坚强。力强。进道如游戏。此应验方也。

佛法工夫。全在于觉。要知凡夫一念觉。即一念是佛。佛一念不觉。即一念是凡夫。盖因觉即是佛。佛即是觉。佛与凡夫。只在觉与不觉而已。

佛法工夫。立志要坚。又要有恒。若不有恒。多至半途而废。或少有得而自止。是皆自弃。深可惜也。

佛法工夫。最怕间断。若勤工一月。已臻上乘。只须间断十日五日。彼上乘者。不知何在。更不得援前月之勤以自恃。

佛法工夫。最怕昏沉散乱。但此昏沉散乱。都从自己立志不坚。信道不笃之所致。深为可惜。

佛法工夫。全要自参自悟。即至亲厚之父子师友。俱替代不得。亦非世法之技艺可以传授得的。譬如他人吃饭。只是他人腹饱。己腹仍定饥饿。慧思大师云。道源不远。性海非遥。但自己求。莫从他觅。觅亦不得。得亦不真。此所谓求人不如求己也。《禅宗直指》

一百二十二。《禅关策进》节选一

宗门一法，虽以顿悟本心为要，然善护念保任之功亦必不可少。古之圣人，悟后尚须水边林下，长养圣胎，多年专一用心，不敢放逸。今人未悟道者，三毒炽然，无明根深，习气坚重，更须放下诸缘，精心办道，向自己身心下生死大事有所省悟发明。以下节选，皆策励今学人懒惰放逸，未肯用心办道者。

空中声告常啼菩萨言，汝东行求般若，莫辞疲倦，莫念睡眠，莫思饮食，莫想昼夜，莫怖寒热。于内外法，心莫散乱。行时不得左右顾视，勿观前后上下四维等。《大般若经》

勤首菩萨偈云：如钻燧取火，未出而数息，火势随至灭。懈怠者亦然。释曰：当以智慧钻注一境，以方便绳善巧回转。心智无住，四仪无间，则圣道可生。瞥尔起心，暂时忘照，皆名息心。《华严经》

若能精勤，系念不散，则休息烦恼，不久得成无上菩提。《大集月藏经》

智者以慧炼心，寻究诸垢，犹如矿铁，数入百炼，则成精金。犹如大海，日夜沸动，则成大宝。人亦如是，昼夜役心不止，便获果证。评曰：今人但知息心而入禅那，宁知役心而获果证。《出曜经》

禅思比丘，无他想念，惟守一法，然后见心。《大灌顶经》

夫心者，制之一处，无事不办。《遗教经》

又以此心，内外精研。《楞严经》

若欲了知，能取所取，分别境界，皆是心之所现者，当离愦闹昏滞睡眠，初中后夜，勤加修习。《楞伽经》

萨陀波仑菩萨，七岁经行住立，不坐不卧。《大般若经》

佛告舍利弗，彼二菩萨行精进时，于千岁中，未曾一弹指顷被睡眠之所逼恼；于千岁中，未曾起念称量饮食咸淡美恶；于千岁中，每乞食时，未曾观授食人为男为女；于千岁中，居止树下，未曾仰面观于树相；于千岁中，未曾缘念亲里眷属；于千岁中，未曾起念我欲剃头；于千岁中，未曾起念从热取凉从寒取温；于千岁中，未曾论说世间无益之语。《宝积经》

法悟比丘，二万年中，常修念佛，无有睡眠，不生贪嗔等，不念亲属衣食资身之具。《大集经》

舍利弗，二十年中，常勤修习毗婆舍那，行住坐卧，正念观察，曾无动乱。《念佛三昧经》

金刚齐比丘，修习正法，诸魔隐身伺之，千岁伺之，不见一念心散可得恼乱。《自在王菩萨经》

若人百岁中，懈怠劣精进，不如一日中勇猛行精进。《法集要领经》

乐求大乘，其心勇猛，虽舍身命，无所顾惜，修菩萨行，勤加精进，无少懈怠。《宝积正法经》

精进度无极者，精存道奥，进之无怠，卧坐住步，喘息不替。心心相续，不自放逸。《六度集经》

佛言，自见宿命，从无量劫，往返生死，其骨过须弥山，其髓涂地，可遍大千世界，其血多于古今天下普雨，但欲免斯生死之患，昼夜精进，求于无为。《修行道地经》

直至成佛，皆由精进。《菩萨本行经》

佛语阿难，弥勒发意，先我之前四十二劫，我于其后，乃发道意，以大精进，超越九劫，得于无上正真之道。《弥勒所问经》

一行三昧者，应处空闲，舍诸乱意，系心实理，想念一佛，念念相续而不懈怠，于一念中，即能见十方诸佛，获大辩才也。《文殊般若经》

以心系心，以心住心，心专一故，次第无间，得定心故，心常寂静。《宝云经》

精勤修行则得见谛，是故应当旷野寂静，一心正念，离于一切多语言说，一切亲旧知识来去相见。《正法念处经》

六度初三是戒学摄，静虑是心学摄，般若是慧学摄，唯精进遍于一切。《瑜伽师地论》

勤求至道，不顾形命。昼夜行般若，生生勤精进，常如救头然。《永嘉集》

一百二十三。《禅关策进》节选二

夫学般若菩萨，具大根器，有大智慧始得。若根机迟钝，直须勤苦忍耐，日夜忘疲，如丧考妣相似。恁么急切，更得人荷挟，克骨究实，不妨亦得觏去。《玄沙备禅师示众》

莫只忘形与死心，此个难医病最深。直须提起吹毛利，要剖西来第一义。瞠却眼兮剔起眉，反覆看渠。渠是谁。若人静坐不用功，何年及第悟心空。《鹅湖大义禅师垂诫》

　　学道之门，别无奇特。只要洗涤根尘下。无量劫来业识种子。汝等但能消除情念，断绝妄缘，对世间一切爱欲境界，心如木石相似，直饶未明道眼，自然成就净身。若逢真正导师，切须勤心亲近。假使参而未彻，学而未成，历在耳根，永为道种，世世不落恶趣，生生不失人身，才出头来，一闻千悟。《永明寿禅师垂诫》

信有十分，疑有十分。疑有十分，悟有十分。可将平生所见所闻，恶知恶解，奇言妙句，禅道佛法，贡高我慢等心，彻底倾泻。只就未明未了的公案上，距定脚头，竖起脊梁，无分昼夜，直得东西不辨，南北不分，如有气的死人相似。心随境化，触著还知。自然念虑内忘，心识路绝。忽然打破髑髅，元来不从他得。那时岂不庆快平生者哉。《佛迹颐庵真禅师普说》

今时有自眼不明，只管教人死獦狙地休去，歇去。又教人随缘管。带，忘情默照。又教人是事莫管。如是诸病，枉用工夫，无有了期。但只存心一处，无有不得者。时节因缘到来，自然触著磕著，喷地醒去。

把自家心识。缘世间尘劳的，回来底在般若上，纵今生打未彻，临命终时，定不为恶业所牵，来生出头，定在般若中，见成受用。此是决定的事，无可疑者。

但自时时提撕。妄念起时，亦不必将心止遏，只看个话头。行也提撕，坐也提撕。提撕来，提撕去，没滋味。那时，便是好处，不得放舍。忽然心华发明，照十方刹，便能于一毛端。现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

评曰，师自云，他人先定而后慧，某甲先慧而后定。盖话头疑破，所谓休去歇去者，不期然而然矣。《径山大慧杲禅师答问》

　　若要超凡入圣，永脱尘劳，直须去皮换骨，绝后再苏。如寒灰发焰，枯木重荣，岂可作容易想。我在先师会下多年，每被大棒，无一念远离心。直至今日，触著痛处，不觉泪流。岂似尔等咬著些子苦味，便掉头不顾。《天目断崖义禅师示众》

慈明，谷泉，琅玡三人，结伴参汾阳。时河东苦寒，众人惮之。慈明志在于道，晓夕不忘。夜坐欲睡，引锥自刺。后嗣汾阳，道风大振，号西河师子。

　　中峰本禅师，侍高峰死关，昼夜精勤，困则以头触柱。一日诵金刚经，至荷担如来处，恍然开解。自谓所证未极，弥益勤苦，咨决无怠。及观流水，乃大悟。

　　评曰，自谓所证未极，故终至极处。今之以途路为到家者众矣，嗟夫。

胁尊者，八十出家，少年诮曰，夫出家之业，一则习禅，二则诵经，而今衰老何所进取，尊者闻而誓曰，我若不通三藏经，不断三界欲得六神通具八解脱，终不以胁至席，乃昼则研习教理，夜则静虑凝神，三年悉证所誓，时人敬仰，号胁尊者。

　　评曰，矍铄是翁，足为懈怠比丘激劝，当知今人，岂但八十，纵饶直抵期颐，尚须努力修进。

陈栖霞寺沙门惠布，居寺舍利塔西，经行坐禅，誓不坐卧，徒众八十，咸不出院。

夫欲建小事，心不决志，尚不能成，况欲排五住之重关，度生死之大海，而不勤劳，妙道何由可具。《观心疏》

一百二十四。书法诗摘

天湖水湛琉璃碧，霞雾山围锦帐红。触目本来成现事，何须叉手问禅翁。（石屋）

千峰顶上一间屋，老僧半间云半间。昨夜云随风雨去，到头不似老僧闲。（志芝）

辞君莫怪归山早，为忆松萝对月宫。台殿不将金锁闭，来时自有白云封。（大颠）

田地无尘长不扫，柴门有客扣方开。雪晴斜月侵檐冷，梅影一枝窗上来。（石屋）

自乐生平道，烟萝石洞间。野情多放旷，长伴白云间。有路不通事，无心谁可攀？石床孤夜坐，圆月上寒山。（寒山）

幸为福田僧下衣，乾坤赢得一闲人。有缘即住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百丈）

藉婆衫子拜婆年，礼数周旋已十分。竹影扫阶尘不动，月轮穿沼水无痕。（大川）

虎溪闲月引相过，带雪松枝挂薜萝。无限青山行欲尽，白云深处老僧多。（灵一）

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船子）

吾道本无我，未曾嫌世人。如今到城市，弥觉此心真。（皎然）

青山白云父，白云青山儿。白云终日倚，青山总不知。（洞山）

白云与我最相知，我住山时他亦随。侵早和风辞嶂外，晚来依旧护柴扉。（佚名）

不蓄茎齑并粒米，要餐风月任从伊。莫嫌冷淡无滋味，一饱能消万劫饥。

迢迢清夜梦，不肯到人间。（石屋）

心下浑无事，眼前唯有山。（石屋）

有功唯种竹，无暇莫栽花。（石屋）

心下常无不足，目前触事有余。（石屋）

世上画龙人，巧巧描不得。唯有识龙人，一见便心息。（龙牙）

永日萧然坐，澄心万虑无。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

任你千圣现，我有天真佛。（寒山）

为爱寻光纸上钻，不能透处几多难。忽然撞到来时路，始觉平生被眼瞒。（白云端）

闲游华顶上，日朗月光辉。四顾晴空里，白云同鹤飞。（寒山）

平生爱山水，山水有清辉。不独还林鸟，我心亦倦飞。（楚石）

成佛非外求，劝君当内审。从初放逸生，积久昏迷甚。（楚石）

庭际何所有，白云抱幽石。（寒山）

云在岭头闲不彻，水流涧下太忙生。（道川）

展脚缩脚皆由我，始信参禅输懒惰。（石屋）

一自遁寒山，养命餐山果。平生何所忧？此事随缘过。

日月如逝川，光阴石中火。任他天地移，我畅岩中坐。（寒山）

一天秋色冷清湾，无数峰峦远近间。闲上山来看野水，忽于水底见青山。（翁卷）

以我栖迟处，幽深难可论。无风萝自动，不雾竹长昏。涧水缘谁咽？山云忽自屯。午时庵内坐，始觉日头暾。（寒山）

报汝修道者，进求虚劳神。人有精灵物，无字复无文。呼时历历应，隐处不居存。叮咛善保护，勿令有点痕。（寒山）

三界横眠闲无事，明月清风是我家。

圆满光华不磨莹，挂在青天是我心。（寒山）

心似孤云无所依，悠悠世事何须觅。

古人得后便休休，茅屋青灯百不求。遮眼谩将黄卷展，不风流处也风流。（慈受）

流水下山非有意，片云归洞总无心。人生若得如云水，铁树开花遍地春。（此庵）

可来白云里，教尔紫芝歌。（寒山）

今日归寒山，枕流兼洗耳。（寒山）

安闲便是福，淡泊未曾厌。舌静不思酱，山深哪得盐？（石树）

竹房松火暖，瓦灶茗烟长。淡泊得山味，清风来草堂。

住山尘累远，自觉一身轻。不作有为事，但看无字经。（石树）

狂风不动树，心真无罪福。寄语冗冗人，叮咛再三读。（寒山）

心中无一事，万境不能转。（寒山）

但自心无事，何处不惺惺？（寒山）

为染在薰莸，应须择良月。（寒山）

凡读我诗者，心中须护净。（寒山）

若能会我诗，真是如来母。（寒山）

家有寒山诗，胜汝看经卷。书放屏风上，时时看一遍。（寒山）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惟政）

一百二十五。暹道者久参雪窦。窦欲举住金鹅。暹闻之夜潜书偈于方丈壁间即遁去。偈曰。不是无心继祖灯。道惭未厕岭南能。三更月下离岩窦。眷眷无言恋碧层。又曰。三十余年四海间。寻师择友未尝闲。今朝得到无心地。却被无心趁出山。暹后出世开先。承嗣德山远和尚。续通雪窦书。山前婆子见专使欣然问曰。暹首座出世。为谁烧香。专使曰。德山远和尚。婆子诟骂曰。雪窦抖擞屎肠说禅为尔。尔得恁么辜恩负德。《宗门武库》

一百二十六。云居舜老夫。常讥天衣怀禅师说葛藤禅。一日闻怀迁化。于法堂上合掌云。且喜葛藤桩子倒了也。秀圆通时在会中作维那。每见诃骂不已。乃谓同列曰。我须与这老汉理会一上。及夜参又如前诃骂。秀出众厉声曰。岂不见圆觉经中道。舜遽曰。久立大众，伏惟珍重！便归方丈。秀曰。这老汉通身是眼。骂得怀和尚也。《宗门武库》

一百二十七。汾阳无德禅师。一日谓众曰。夜来梦亡父母觅酒肉纸钱。不免徇俗。置以祀之。事办于库堂。设位如俗间礼。酌酒行肉化纸钱讫。令集知事。头首散其余盘。知事辈却之。无德独坐筵中饮啖自若。众僧数曰。酒肉僧。岂堪为师法耶。腰包尽去。惟慈明。大愚。泉大道等六七人在耳。无德翌日上堂云。许多闲神野鬼。只消一盘酒肉。两陌纸钱。断送去了也。法华经云。此众无枝叶。唯有诸贞实。下座。《宗门武库》

一百二十八。自庆藏主者。蜀人。丛林知名。遍参真如晦堂普觉诸大老。游庐阜入都城。见法云圆通禅师与秀大师偕行到法云。秀得参堂。以庆藏主之名达圆通。通曰。且令别处挂搭。俟此间单位空即令参堂。庆在智海。偶卧病。秀欲诣问所苦。而山门无假。乃潜出智海见庆。庆以书白圆通。道秀越规矩出入。圆通得书知之。夜参大骂。此真小人。彼以道义故拼出院来讯汝疾。返以此告讦。岂端人正士所为。庆闻之遂掩息。丛林尽谓。庆遭圆通一诟而卒。《宗门武库》

一百二十九。长芦福长老。道眼不明。常将所得施利。往上江斋僧。圆通秀禅师闻之。往验其虚实。适至见福上堂云。入荒田不拣。可杀颟顸。信手拈来草。犹较些子。便下座。秀大惊曰。说禅如此。谁道不会。乃谓。诸方生灭。遂躬造方丈礼谒。具说前事。仍请益提唱之语。福依文解义。秀曰。若如此。诸方不谩道尔不会禅。福不肯。秀曰。请打钟集众。有法秀上座在此。与和尚理会。福休去。《宗门武库》

一百三十。和州开圣觉老。初参长芦夫铁脚。久无所得。闻东山五祖法道。径造席下。一日室中垂问云。释迦弥勒犹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谁。觉云。胡张三。黑李四。祖然其语。时圆悟和尚为座元。祖举此语似之。悟云。好则好。恐未实。不可放过。更于语下搜看。次日入室垂问如前。觉云。昨日向和尚道了。祖云。道什么。觉云。胡张三黑李四。祖云。不是不是。觉云。和尚为甚昨日道是。祖云。昨日是。今日不是。觉于言下大悟。觉后出世住开圣。见长芦法席大盛。乃嗣夫。不原所得。拈香时忽觉胸前如捣。遂于痛处发痈成窍。以乳香作饼塞之。久而不愈竟卒。《宗门武库》

一百三十一。太阳平侍者。预明安之室有年。虽尽得其旨。惟以生灭为已任。挤陷同列。忌出其右者。琅玡广照公安圆。鉴居众时。汾阳禅师令其探明安宗旨。在大阳因平密授。明安尝云。兴洞上一宗。非远即觉也。二师云。有平侍者在。明安以手指胸云。平此处不佳。又捏拇指叉中示之云。平向去当死于此耳。暨明安迁寂。遗嘱云。瘗全身十年无难。当为大阳山打供。入塔时门人恐平将不利于师。遂作李和文都尉所施黄白器物。书于塔铭。而实无也。平后住大阳。忽云。先师灵塔风水不利。取而焚之。山中耆宿切谏平。平云。于我有妨。遂发塔。颜貌如生。薪尽俨然。众皆惊异。平乃钁破其脑益油薪。俄成灰烬。众以其事闻于官。坐平谋塔中物不孝。还俗。平自称黄秀才。谒琅玡。琅云。昔日平侍者。今朝黄秀才。我在大阳时见尔做处。遂不纳。又谒公安。安亦不顾。平流浪无所依。后于三叉路口遭大虫食之。竟不免大阳了叉之记。悲哉。《宗门武库》

一百三十二。云居膺禅师，曾令侍者送袴与一住庵道者。道者曰：自有娘生袴。竟不受。师再令侍者问：娘未生时，著个甚么？道者无语。后迁化，有舍利，持似于师。师曰：直饶得八斛四斗，不如当时下得一转语好！《灯录》

一百三十三。汾阳昭得法首山后，游湘衡间。长沙太守张公茂宗，以四名刹，请师择之而居。师笑。一夕遁去。北抵襄沔，太守刘公昌言，憾见之晚。时，洞山谷隐皆虚席，太守敦请，辞之。前后八请，坚卧不答。淳化四年，首山殁，西河道俗千余人，协心削牍，遣沙门契聪迎请，住持汾州太平寺太子院。师闭关高枕。聪排闼而入，让之曰：佛法大事，静退小节。风穴惧应谶，忧宗旨坠灭，幸而有先师；先师已弃世，汝有力荷担如来大法者，今何时，而欲安眠哉？师矍起，握聪手曰：非公不闻此语！促办严，吾行矣。既至，宴坐一榻，足不越阃者三十年，天下道俗仰慕，不敢名，同曰汾州。《灯录》

一百三十四。黄龙南住归宗时，一夕火起，大众哗动山谷，而师安坐如平时。僧洪准欲掖之走，师叱之。准曰：和尚纵厌世相，慈明法道何所赖耶？因整衣起，而火已及榻。坐抵狱，为吏者拷掠百至。师怡然引咎，不以累人，惟不食而已。两月而后得释，须发不剪，皮骨仅存。真点胸迎于中途，见之，不自知泣下。曰：师兄何至是也！师叱之曰：这俗汉！真不觉下拜。《五灯会元》

第七卷

一百三十五。道德经节选

第七章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

第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第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棁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不若其已。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也。

第二十二章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第二十六章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本，躁则失君。

第二十七章 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

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第三十四章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圣人之能成其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第三十五章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既。

第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其致之一也。

第四十章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第四十一章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光而不耀。进道若退，夷道若颣，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

第四十四章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第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辩因物而言，己无所造，故若讷也。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

第四十七章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

第四十八章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第四十九章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第六十三章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

第六十四章 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不慎终也。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第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第六十八章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

第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

第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第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第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道德经》

一百三十六。善男子，譬如国王，安住己界，身心安乐，若至他界，则得众苦。一切众生亦复如是，若能自住于己境界，则得安乐，若至他界，则遇恶魔，受诸苦恼。自境界者，谓四念处。他境界者，谓五欲也。《大般涅槃经》

一百三十七。得道之士，立处既孤危峭绝，不与一法作对。行时不动纤尘，岂止入林不动草，入水不动波？盖中已虚寂，外绝照功，翛然自得，彻证无心。

虽万机顿赴，岂能挠其神，干其虑哉？平时只守闲闲地，如痴似兀，及至临事物，初不作伎俩，准拟刺割，风旋电转，靡不当机。岂非素有所守也？是故古德道：如人学射，久久方中。悟则刹那，履践功夫须资长远。如鹁鸠儿出生下来，赤骨骨地，养来喂去，日久时深，羽毛既就，便解高飞远举。

所以悟明透彻，正要调伏，只如诸尘境界，常流于中窒碍，到得底人分上，无不虚通，全是自家大解脱门。终日作为，未曾作为，了无欣厌，亦无倦怠。度尽一切，而无能所，况生厌堕耶！

苟性质偏枯，尤当增益所不能。放教圆通，以讴和摄化，开权俯仰应接，使高低远迩，略无差误。行常不轻行，学忍辱仙人，遵先佛轨仪，成就三十七品助道法，坚固四摄行。到大用现前，喧寂一致，如下水船，不劳篙棹，混融含摄，圆证普贤行愿，乃世出世间大善知识也。《圆悟心要》

译文：得道之人，独超物外，立处皆真，不与一法对立。行时没有丝毫动静，入林不动草，入水不动波。是因为内心空无所有，外亦一物不取，如行云流水，怡然自得，心无牵挂。

虽然应缘做事，但万事不扰其神，心无所虑。平时无事时，只是安娴独处，像痴人木头一样。事情来时，亦不需思惟计较，更无谄曲，直用直行，不管是什么样的逆境，或是什么样的打击，都能如如不动。此正是平日功夫纯熟，训练有素所至。所以古德说：如人学习射箭，久久练习，举起便中。悟虽顿悟，做保任的功夫却需要很长时间。就像鸟儿刚生下来，还只是一个小肉团。养来养去，时间久了，羽毛丰满，一次次地练习飞翔，时间久了，自然能够展翅高飞。

所以修行虽然所悟透彻，仍须境上打磨，久久调伏自心，勤除习气。常人不做功夫，遇境便于中滞碍。而功夫纯熟之人，则能一切无碍，所遇一切，全是自家解脱大门，无处不通。终日作为，未曾有丝毫痕迹。既无欣喜，亦无厌倦。度尽一切妄想尘劳，而无能所，又怎么会有厌烦心呢？

若性情沉闷，心智偏枯，好静厌喧，当于众中历事练心，增益其所不能。让自己更加的圆满灵活，和光同尘，权实并济，摄受群生，使迷者知归，悟者深入，众皆归仰，一时救拔。学常不轻菩萨，普行恭敬；学忍辱仙人，心无嗔怒。依佛教化，修三十七道品、四摄法，慈悲喜舍，行愿无尽。于一切境中，无染无住，喧寂一致，动静一如。就像水下船，不需要船桨，顺水行舟。成就者，法性施为，不劳心力，慈悯一切，理事圆融，行普贤行，乃是世间和出世间真正的大善知识。《圆悟心要》

一百三十八。大凡为善知识，当慈悲柔和，善顺接物，以平等无诤自处。彼以恶来，及以恶声名色加我，非理相干，讪谤毁辱，但退步自照，于己无歉。一切勿与较量，亦不动念嗔恨，只与直下坐断，如初不闻不见，久久魔孽自消尔。若与之较，则恶声相反，岂有了期？又不表显自己力量，与常流何以异？切力行之，自然无思不服。

椎拂之下，开发人天，使透脱生死，岂小因缘？应恬和词色，当机接引勘对，辨其由来，验其存坐，攻其所偏坠，夺其所执着；直截指示，令见佛性，到大休大歇安乐之场。所谓抽钉拔楔，解粘去缚，切不可将实法系缀人，令如是住，如是执，勿受别人移倒，此毒药也。令渠吃着一生担板赚误，岂有利益耶？

佛祖出兴，特唱此段大因缘，谓之单传心印，不立文字语句，接最上机。只贵一闻千悟，直下承当了。修行不求名闻利养，唯务透脱生死。今既作其儿孙，须存它种草。看他古来大有道之士，动是降龙伏虎，神明授戒，攻苦食淡，大忘人世，永谢尘寰。三二十年折脚铛儿煮饭吃，遁迹埋名，往往坐脱立亡。于中一个半个诸圣推出，建立宗风，无不秉高行，务报佛恩，流通大法。

始出一言半句，出于抑不得已，明知是接引入理之门，敲门瓦子。其体裁力用，不妨为后昆模范。当宜师法之，转相勉励，追复古风，切忌希名苟利，兹深祝也。

马祖昔归乡，以簸箕之讥，畏难行道，因再出峡，缘会江西。大隋昔归乡，先于龙怀路口，三载茶汤结众缘，遂隐于木庵，道行于蜀。香林昔归乡，潜神隐照于水晶宫，成四十年一片事，拨正智门老祚，寻出雪窦大云门正宗。或留再出，皆以缘断。

今既万里西归，但存行脚本志，亦不必拘去留也。慈明昔辞汾阳，祝云：修造自有人，且与佛法为主。自尔五据大刹，不动一椽，唯提振临济正宗，遂得杨歧、黄龙、翠岩三大士，而子孙遍寰海，果不辜所付授。

盖古人择可以荷担之士，不轻如此。信严饰壮丽梵苑，未足以奇佛法也。

佛道悬旷，久受勤苦，乃可得成祖师门下。断臂立雪、腰石舂碓、担麦推车、事园作饭、开田畴、施汤茶、搬土拽磨，皆抗志绝俗，自强不息图成功业者乃能之。

所谓未有一法从懒堕懈怠中生。既以洞达渊源，至难至险，人所不能达者，尚能。而于涉世应酬，屈节俯仰，而谓不能。此不为，非不能也。当稍按下云头，自警自策，庶几方便门宽旷，不亦善乎？《圆悟心要》

一百三十九。若论此一段奇特之事，人人本具，个个圆成。如握拳展掌，浑不犯纤毫之力。只为心猿扰扰，意马喧喧，恣纵三毒无明，妄执人我等相。如水浇冰，愈加浓厚，障却自己灵光，决定无由得现。

若是生铁铸就底汉，的实要明，亦非造次。直须发大志、立大愿，杀却心猿意马，断除妄想尘劳。如在急水滩头泊舟相似，不顾危亡得失、人我是非，忘寝忘餐，绝思绝虑，昼三夜三，心心相次，念念相续，札定脚头，咬定牙关。牢牢把定绳头，更不容丝毫走作。假使有人取你头，除你手足，剜你心肝，乃至命终，诚不可舍。到这里方有少分做工夫气味。

嗟乎！末法去圣时遥，多有一等泛泛之流，竟不信有悟门。但只向这边穿凿，那边计较。直饶计较得成，穿凿得就，眼光落地时，还用得著也无？若用得著，世尊雪山六年，达磨少林九载，长庆坐破七个蒲团，香林四十年方成一片，赵州三十年不杂用心，何须讨许多时苦吃？

更有一等人，成十年二十年用工，不曾有个入处者，只为他宿无灵骨，志不坚固，半信半疑。或起或倒，弄来弄去，世情转转纯熟，道念渐渐生疏。十二时中，难有一个时辰把捉得定，打成一片。似这般底，直饶弄到弥勒下生，也有甚么交涉。

若是真正本色行脚高士，不肯胡乱，打头便要寻个作家。才闻举著一言半句，更不拟议，直下便恁么信得及，作得主，把得定。孤迥迥，峭巍巍，净裸裸，赤洒洒，更不问危亡得失，只恁么捱将去。蓦然绳断吃颠，绝后再苏，看他本地风光，何处更觅佛矣。

又有一偈，举似大众：急水滩头泊小舟。切须牢把遮绳头。 蓦然绳断难迥避。直到通身血迸流。《高峰原妙禅师法语》

一百四十。真净克文禅师，至金陵。时舒王（丞相王安石）食官使禄，居定林。闻师至，倒屣出迎。王问，诸经皆首标时处。圆觉经独不然，何也。师曰：顿乘所演，直示众生，日用现前，不属今古。只今老僧与相公，同入大光明藏，游戏三昧。互为宾主，非干时处。

又问，经曰：一切众生皆证圆觉。而圭峰以证为具，谓译者之讹，如何？对曰：圆觉如可改，维摩亦可改也。维摩岂不曰：亦不灭受而取证。夫不灭受蕴而取证者，与皆证圆觉之意同。盖众生现行无明，即是如来根本大智。圭峰之言非是。舒王大悦，称赏者累日。施其第为寺，以延师为开山第一祖。舒王以师道行，闻神考。诏赐号真净。《真净法语》

一百四十一。道不假修，但莫污染。禅不假学，贵在息心。心息故心心无虑，不修故步步道场。无虑则无三界可出，不修则无菩提可求。《黄龙慧南禅师》

一百四十二。上堂：愚人除境不忘心，智者忘心不除境，不知心境本如如，触目遇缘无障碍。遂举拂子曰：看，拂子走过西天，却来新罗国里。知我者谓我拖泥带水，不知我者赢得一场怪诞。

上堂：大凡穷生死根源，直须明取自家一片田地。教伊去处分明，然后临机应用，不失其宜。只如锋芒未兆以前，都无是个非个。瞥尔爆动，便有五行金土相生相克，胡来汉现，四姓杂居，各任方隅，是非锋起。致使玄黄不辨，水乳不分，疾在膏肓，难为救疗。若不当阳晓示，穷子无以知归。欲得大用现前，便可顿忘诸见。诸见既尽，昏雾不生，大智洞然，更非他物。珍重！《黄龙慧南禅师》

一百四十三。梵天言：何谓如来所用五力？

佛言：一者，言说；二者，随宜；三者，方便；四者，法门；五者，大悲。是名如来所用五力，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及。

世尊，云何名为说？佛言：梵天，如来说过去法，说未来、现在法，说垢净法，说世间、出世间法，说有罪、无罪法，说有漏、无漏法，说有为、无为法，说我、人、众生、寿命者，说得证法，说生死、涅槃法。梵天，当知是言说，如幻人说，无决定故；如梦中说，虚妄见故；如响声说，从空出故；说如影，众缘和合故；说如镜中像，因不入镜故；说如野马，颠倒见故；说如虚空，无生灭故。当知是说为无所说，诸法相不可说故。梵天，若菩萨能知此诸言说者，虽有一切言说，而于诸法无所贪著；以无贪著故，得无碍辩才；以是辩才，若恒河沙劫说法无尽无碍，诸有言说不坏法性，亦复不著不坏法性。梵天，是名如来言说。《思益梵天所问经》

一百四十四。世尊，何谓如来法门？佛言：眼是解脱门，耳、鼻、舌、身、意是解脱门。所以者何？眼空，无我无我所，性自尔；耳、鼻、舌、身、意空，无我无我所，性自尔。梵天，当知六入皆入是解脱门，正行则不虚诳故。色、声、香、味、触、法，亦复一切诸法，皆入是门，所谓空门、无相门、无作门、无生门、无灭门、无所从来门、无所从去门、无退门、无起门、性常清净门、离自体门。

又梵天，如来于一切文字，示是解脱门。所以者何？诸文字无合无用。梵天，当知如来于一切文字中，说圣谛，说解脱门。如来所说法无有垢，一切诸法皆入解脱，令住涅槃。是名如来说法入于法门。菩萨于此法门，应当修学。《思益梵天所问经》

一百四十五。世尊，何谓方便？佛言：如来为众生，说布施得大富，持戒得生天，忍辱得端正，精进得具诸功德，禅定得法喜，智慧得舍诸烦恼，多闻得智慧故，行十善道得人天福乐故，慈悲喜舍得生梵世故，禅定得如实智慧故，智慧得道果故，学地得无学地故，辟支佛地得消诸供养故，佛地得无量智慧故，涅槃灭一切烦恼故。梵天，我如是方便，为众生赞说是法。如来实不得我、人、众生、寿命者，亦不得施，亦不得悭，亦不得戒，亦不得毁戒，亦不得忍辱，亦不得瞋恚，亦不得精进，亦不得懈怠，亦不得禅定，亦不得乱心，亦不得智慧，亦不得智慧果，亦不得菩提，亦不得涅槃，亦不得苦，亦不得乐。梵天，若众生闻是法者，勤行精进。是人为何利故勤行精进？不得是法，若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辟支佛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余涅槃，亦复不得。梵天，是名如来方便说也。菩萨于此方便，应勤精进，令诸众生得于法利。《思益梵天所问经》

一百四十六。梵天言：世尊，何谓如来随宜？佛言：如来或垢法说净、净法说垢，菩萨于此应知如来随宜所说。梵天，何谓如来垢法说净？不得垢法性故。何谓净法说垢？贪著净法故。又梵天，我说布施即是涅槃。凡夫无智，不能善知随宜所说。菩萨应如是思量：布施后得大富。此中无法，可从一念至一念。若不从一念至一念，即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即是涅槃。持戒是涅槃，不作不起故。忍辱是涅槃，念念灭故。精进是涅槃，无所取故。禅定是涅槃，不贪味故。智慧是涅槃，不得相故。贪欲是实际，法性无欲故。瞋恚是实际，法性无瞋故。愚痴是实际，法性无痴故。生死是涅槃，无退无生故。涅槃是生死，以贪著故。实语是虚妄，生语见故。虚妄是实语，为增上慢人故。

又梵天，如来以随宜故，或自说我是常边者，或自说我是断边者，或自说我是无作者，或自说我是邪见者，或自说我是不信者，或自说我是不知报恩者，或自说我是食吐者，或自说我是不受者。如来无有如是诸事，而有此说。当知是为随宜所说，欲令众生舍增上慢故。若菩萨善通达如来随宜所说者，若闻佛出则便信受，示众生善业色身果报故。若闻佛不出亦信受，诸佛法性身故。若闻佛说法亦信受，为喜乐文字众生故。若闻佛不说法亦信受，诸法位性以不可说故。若闻有涅槃亦信受，灭颠倒所起烦恼故。若闻无涅槃亦信受，诸法无生相无灭相故。若闻有众生亦信受，入世谛门故。若闻无众生亦信受，入第一义故。梵天，菩萨如是善知如来随宜所说，于诸音声无疑无畏，亦能利益无量众生。《思益梵天所问经》

一百四十七。若夜梦见楼阁、宫殿、象马之属，及树木、丛林、池亭如是等相，不得起一念乐著，尽是托生之处，切须在意。临终之时，不得取相，即得除障。疑心瞥起，即被魔摄。《血脉论》

一百四十八。凡人临欲终时，但观五蕴皆空，四大无我，真心无相，不去不来。生时性亦不来，死时性亦不去，湛然圆寂，心境一如。但能如是直下顿了，不为三世所拘系，便是出世人也。切不得有分毫趣向，若见善相诸佛来迎及种种现前，亦无心随去；若见恶相种种现前，亦无心怖畏。但自忘心，同于法界，便得自在，此即是要节也。《传心法要》

一百四十九。预前若打不彻，猎月三十夜到来，管取尔热乱。有般外道才见人说做工夫，他便冷笑：犹有这个在？我且问尔：忽然临命终时，尔将何抵敌生死？尔且思量看，却有个道理。哪得天生弥勒，自然释迦？有一般闲神野鬼，才见人有些少病，便与他人说：尔只放下着。及至他有病，又却理会不下，手忙脚乱，争奈尔肉如利刀碎割，做主宰不得。万般事须是闲时办得下，忙时得用，多少省力。休待临渴掘井，做手脚不办，这场狼藉，如何回避？前路黑暗，信采胡钻乱撞，苦哉苦哉！《宛陵录》

一百五十。学般若菩萨，不得自谩，如冰凌上行，似剑刃上走。临终之时，一毫凡圣情量不尽，纤尘思念未忘，随念受生，轻重五阴，向驴胎马腹里托质，泥犁镬汤里煮炸一遍了。从前记持忆想、见解智慧，都卢一时失却，依前再为蝼蚁。《汾州无业禅师》

一百五十一。临终之时，尽是胜境现前，随心所爱重处先受，只如今不作恶事，当此之时，亦无恶境。纵有恶境，亦变成好境。若怕临终之时狂不得自由，即须如今便自由始得。只如今于一一境法，都无爱染，亦莫依住知解，便是自由人。如今是因，临终是果。果业已现，如何怕得。怕是古今，古若有今，今亦有古。古若有佛，今亦有佛。如今若得，直至未来际得。《百丈禅师法语》

一百五十二。莫待耳聋眼暗、面皱发白，老苦及身，悲爱缠绵，眼中流泪，心里慞惶，一无所据，不知去处，到恁么时节，整理脚手不得也。纵有福智、名闻、利养，都不相救。为心眼未开，唯念诸境，不知返照，复不见佛道。一生所有善恶业缘，悉现于前。或忻或怖，六道五蕴，俱时现前。尽敷严好舍宅，舟船车舆，光明显赫，皆从自心贪爱所现。一切恶境，皆变成殊胜之境。但随贪爱重处，业识所引，随着受生，都无自由分。龙畜良贱，亦总未定。《百丈禅师法语》

一百五十三。问：如何得自由分？师曰：如今得即得，或对五欲八风，情无取舍，悭嫉贪爱，我所情尽，垢净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缘而照。心心如土木石，念念如救头然。亦如大香象渡河，截流而过，更无疑滞。此人天堂地狱所不能摄也。《百丈怀海禅师法语》

一百五十四。今时我辈学法之人，于善知识前学法，见善知识所言所行稍不合己意，便对善知识心存不敬，品头论足，妄加猜测诽谤，而远离之。或因善知识言辞冷淡、对之不加器重理睬，便对善知识心存怨恨，见善知识种种过，故与无上学法机缘失之交臂。

自古以来，诸佛祖师，为求无上佛道，于善知识前，至诚恭谦，抛肝沥胆，忘舍身命，无有余遗。为求法故，不辞艰辛，忍辱负重，不敢有丝毫怠慢及不敬之心，如事佛故，事善知识。

下面几则事迹，是过去佛陀和祖师求法经历，愿与同修共勉。

达摩祖师常端坐面壁，二祖慧可求法于前，不得闻于开示。慧可暗自念言：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济饥，布发掩泥，投崖饲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慧可坚立不动，迟明积雪过膝。达摩悯而问慧可曰：汝久立雪中，当求何事？慧可悲泪曰：惟愿和尚慈悲，开甘露门，广度群品。

祖曰：诸佛无上妙道，旷劫精勤，难行能行，非忍而忍。岂以小德小智，轻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劳勤苦。

慧可闻祖诲励，潜取利刀，自断左臂，置于祖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诸佛最初求道，为法忘形，汝今断臂吾前，求亦可在。

六祖于五祖会下，腰绑石头，舂米作务，五祖见之，赞叹慧能：求道之人，为法妄躯，当如是乎！

南岳怀让禅师，一十五载，事奉六祖，朝夕不倦。

仰山于沩山处，前后持侍，一十五载。

大珠慧海禅师，于马祖那里，执事恭行，满足六载。

裴休丞相请黄檗于家中供养三年，朝夕侍奉，亲闻法要，得撰《传心法要》，利益后人。

法达见六祖，以诵三千部《法华经》之故，心存骄慢，礼拜头不至地。六祖见之，善导开示，令其知过，发心忏悔，至诚礼拜，故得听闻法要，心开悟解。

云门禅师三次见睦州尊者求法，尊者三次将其拒之门外，并损其一足。云门以重法故，心无旁骛，未生疑惑退却之心，终得于法。

临济三次求法于黄檗，黄檗三次棒打临济，临济以重法故，未有退屈怨恨之心，终于得法。

浮山法远禅师同天衣义怀禅师参叶县归省禅师，几遭归省禅师打击、磨练、考验，道心坚固，不改初衷，终得归省禅师器重，法堂上付法于浮远禅师。

《法句经》中宝明菩萨，闻佛开示事善知识之重要，自念久远以来，未曾报恩方便亲近善知识，举声悲号，懊恼不已，槌胸痛哭，譬如父母过失，身心悲痛。

《大般若经》中记载萨陀波伦菩萨，又名常啼菩萨，为求般若波罗蜜法，不惜身命，卖身、卖肉、卖血，出骨、出髓、割心，种种历练，遭受无比的折磨和考验，以此精神而求于法，感人至深。

《法华经》中记载佛陀过去生中，为求法故，事提婆达多大善知识，供给所须，采果、汲水、拾薪、设食，乃至以身而为床座，身心无惓，于时奉事，经于千岁，为于法故，精勤给侍，令无所乏。

《大般涅槃经》记载佛陀过去世中为求半偈诸佛法要，愿付身命，献于夜叉，经历种种考验，终得于法。

又过去生中，佛陀为听法故，见路泥泞，自割头发，铺满道路，供然灯佛行走，以此至诚恭敬之心，事燃灯佛。

《圆觉经》中记载：末世学法之人，若发大心，遇善知识，应当供养，不惜身命。彼善知识四威仪中，常现清净，乃至示现种种过患，心无骄慢，况复抟财、妻子、眷属。

以上所载佛祖求法之人，事善知识，经年累月，为无上佛道故，不惜身命，比比皆是。

今时人，为求无上佛法，亦得如是知，如是学，如是身体力行。于善知识前，无骄无慢，不厌劳苦，事善知识，超于父母，如事佛故，为求无上解脱法故。《诸佛祖师求法事迹》

第八卷

一百五十五。于是宝明与诸天众，闻佛说此妙法及善知识甚深要法，举声号哭，泪下如雨，悲啼懊恼，不能自栽。自念我身从旷劫已来，为善知识之所守护，是故今日值于如来，得闻深法。如是遇者，善知识力，非我力能。自念我等从本已来，未曾报恩方便亲近。说是语已，重复举声，悲号懊恼，槌胸天哭。譬如有人，新丧父母，号悼啼泣，死而复苏。尔时世尊，见是事已，生怜愍心，即嘘长叹。以叹息故，振动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刹，皆亦大动。（《法句经》宝明听众等悲不自胜品第七）

一百五十六。善男子！善知识者是汝父母，养育汝等菩提身故。善知识者是汝眼因，示导汝等菩提路故。善知识者是汝脚足，荷负汝等离生死故。善知识者是汝梯橙，扶侍汝等至彼岸故。善知识者是汝饮食，能使汝等增长法身故。善知识者是汝宝衣，覆盖汝等功得身故。善知识者是汝桥梁，运载汝等度有海故。善知识者是汝财宝，救摄汝等贫穷苦故。善知识者是汝日月，照曜汝等离黑闇故。善知识者是汝身命，护惜汝等无有时故。善知识者是汝铠仗，降伏诸魔得无畏故。善知识者是汝环绳，牵引汝等离地狱故。善知识者是汝妙药，疗治汝等烦恼病故。善知识者是汝利刀，割断汝等诸爱网故。善知识者是汝时雨，润清汝等菩提身故。善知识者是汝明灯，能破汝等五盖闇故。善知识者是汝善标，教示汝等趣正道故。善知识者是汝薪火，成熟汝等涅槃食故。善知识者是汝弓箭，射杀汝等烦恼贼故。善知识者是汝勇得，能破汝等生死军故。善知识者是汝如来，破汝烦恼至涅槃故。善男子！善知识者有如是无量功德，是故我今教汝亲近。

善男子！善知识者有大功德，能令汝等于贪欲、瞋恚、愚痴、邪见、五盖、五欲众尘劳中，建立佛法，不起一心，得大功德。譬如有人持坚牢船度于大海，不动身心，得到彼岸。善知识者，亦复如是，以大愿船，处生死海，运载汝等，不动身心，到涅槃岸。

善男子！譬如有人，欲行险路，恃托一人，善于伎艺，铠仗修有，并好宝车，驾以五马，身心无畏，得达无难。善知识者，亦复如是，法身壮大，善于方便，六度伎艺，慈悲铠仗，皆悉修有。乘于大乘，驾五神通，运载汝等，得无所畏，离于三涂，生死诸难。

善男子！譬如有人依楞伽宝，服甘露妙药，消除诸病，命不中夭。善知识者，亦复如是，依大智宝，服于法药，消烦恼病，慧命无穷。善男子！譬如有人，依师子王，行诸兽中，无有怖畏。善知识者，亦复如是，若有依者，游尘劳中，亦无所畏。

善男子！譬如有人，依须弥山，假使八风，不能吹动。依善知识，亦复如是，八难之风，不能吹动。善男子！譬如有人，依金翅鸟，遍观大海，不畏诸灾，魔竭鱼难。依善知识，亦复如是，迳生死海，不畏诸魔外道之难。

善男子！善知识者，无量功德，广欲说者，穷劫不尽。（《法句经》关于亲近善知识的摘要二十一种譬喻善知识品第六）

一百五十七。若有智者，见善知识，应当供养，不惜身命，何况揣财、眷属妻儿、及以国城，岂得悋惜。若善知识诸有所作，种种境界，不应起于毛发疑心。所以者何？若有疑心，不得正受甚深法句。汝等大众，于善知识，应断疑念。（《法句经》求善知识不惜内外寿命嫌疑品第十）

一百五十八。安禅师问司空山本净禅师：道既假名，佛云妄立，十二分教亦是接物度生，一切是妄，以何为真？

师曰：为有妄故，将真对妄。推穷妄性本空，真亦何曾有故。故知真妄是假名。二事对治，都无实体。穷其根本，一切皆空。

曰：既言一切是妄，妄亦同真；真妄无殊，复是何物？

师曰：若言何物，何物亦妄。经云：无相似，无比况，言语道断，如鸟飞空。安惭伏不知所措。

师有偈曰：推真真无相，穷妄妄无形。返观推穷心，知心亦假名。会道亦如此，到头亦只宁。《司空山本净禅师法语》

一百五十九。此心即无心之心，离一切相，众生诸佛，更无差别。但能无心，便是究竟。学道人若不直下无心，累劫修行，终不成道，被三乘功行拘系，不得解脱。

然证此心有迟疾，有闻法一念便得无心者，有至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乃得无心者，有至十地乃得无心者。长短得无心乃住，更无可修可证，实无所得，真实不虚。一念而得与十地而得者，功用恰齐，更无深浅，只是历劫枉受辛勤耳。

心自无心，亦无无心者。将心无心，心却成有。默契而已，绝诸思议。但直下无心，本体自现。故学道人迷自本心，不认为佛，遂向外求觅，起功用行，依次第证，历劫勤求，永不成道。不如当下无心，决定知一切法本无所有，亦无所得，无依无住，无能无所。不动妄念，便证菩提。

心即是佛，佛即是法。一念离真，皆为妄想。不可以心更求于心，不可以佛更求于佛，不可以法更求于法。故学道人直下无心，默契而已。拟心即差。以心传心，此为正见，慎勿向外逐境。认境为心，是认贼为子。

故祖师云：佛说一切法，为除一切心。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本源清净佛上，更不着一物。《传心法要》

一百六十。上堂：汝诸人总来就安，求觅甚么？若欲作佛，汝自是佛，担佛傍家走，如渴鹿趁阳焰相似，何时得相应去？汝欲作佛，但无许多颠倒攀缘、妄想恶觉、垢净众生之心，便是初心正觉佛，更向何处别讨？所以安在沩山三十来年，吃沩山饭，屙沩山屎，不学沩山禅，只看一头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把鼻孔拽转来；才犯人苗稼，即鞭挞。调伏既久，可怜生受人言语，如今变作个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终日露迥迥地，趁亦不去。汝诸人各自有无价大宝，从眼门放光，照见山河大地；耳门放光，领釆一切善恶音响。如是六门，昼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识取，影在四大身中，内外扶持，不教倾侧。如人负重担，从独木桥上过，亦不教失脚。且道是甚么物任持便得如是？且无丝发可见，岂不见志公和尚云：内外追寻觅总无，境上施为浑大有。珍重！《长庆大安禅师法语》

一百六十一。上堂：谈玄说妙，撒屎撒尿。行棒行喝，将盐止渴。立主立宾，毁我宗乘。设或总不恁么，又是鬼窟里坐。到这里，山僧已是打退堂鼓。且道诸人，寻常心愤愤，口悱悱，合作么生？莫将闲学解，埋没祖师心。

上堂：若也单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眼无足。若也只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无眼。直得眼足相资，如车二轮，如鸟二翼，正好勘过了。打。

上堂：九夏炎炎大热，木人汗流不辍。夜来一雨便凉，莫道山僧不说。以拂子击禅床，下座。《此庵守净禅师法语》

一百六十二。上堂：若欲正提纲，直须大地荒。欲来冲雪刃，未免露锋铓。当恁么时，释迦老子出头不得即不问，你诸人只如马镫里藏身，又作么生话会？

上堂：道是常道，心是常心。汝等诸人，闻山僧恁么道，便道我会也。大尽三十日，小尽二十九。头上是天，脚下是地。耳里闻声，鼻里出气。忽若四大海水在汝头上，毒蛇穿你眼睛，虾蟆入你鼻孔，又作么生？

上堂：文殊普贤谈理事，临济德山行棒喝。东禅一觉到天明，偏爱风从凉处发。咄！

上堂：善斗者不顾其首，善战者必获其功。其功既获，坐致太平。太平既致，高枕无忧。罢拈三尺剑，休弄一张弓。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风以时而雨以时，渔父歌而樵人舞。虽然如是，尧舜之君，犹有化在。争似乾坤收不得，尧舜不知名，浑家不管兴亡事，偏爱和云占洞庭。

上堂：闭却口，时时说。截却舌，无间歇。无间歇，最奇绝。最奇绝，眼中屑。既是奇绝，为甚么却成眼中屑？了了了时无可了，玄玄玄处亦须呵。

上堂：佛祖顶门上，有泼天大路。未透生死关，如何敢进步？不进步，大千没遮护。一句绝言诠，哪吒擎铁柱。

开堂，拈香罢，就座。南堂和尚白槌曰：法筵龙象众，当观第一义。师随声便喝，曰：此是第几义？久参先德，已辨来端。后学有疑，不妨请问。

僧问：阿难问迦叶，世尊传金襕外，别传何物？迦叶唤阿难，阿难应诺。未审此意如何？师曰：切忌动著。曰：只如迦叶道倒却门前刹竿著，又作么生？师曰：石牛横古路。曰：只如和尚于佛日处，还有这个消息也无？师曰：无这个消息。曰：争奈定光金地遥招手，智者江陵暗点头。师曰：莫将庭际柏，轻比路傍蒿。僧礼拜，师乃曰：定光金地遥招手，智者江陵暗点头。已是白云千万里，那堪于此未知休。设或于此便休去，一场狼藉不少，还有检点得出者么？如无，山僧今日失利！

僧问：佛佛授手，祖祖相传。未审传个甚么？师曰：速礼三拜。《福州西禅此庵守净禅师法语》

一百六十三。云门禅师到江州，有陈操尚书者请斋。才见便问：儒书中即不问，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么生是衲僧行脚事？师曰：曾问几人来？书曰：即今问上座。师曰：即今且置，作么生是教意？书曰：黄卷赤轴。师曰：这个是文字语言，作么生是教意？书曰：口欲谈而辞丧，心欲缘而虑忘。师曰：口欲谈而辞丧，为对有言。心欲缘而虑忘，为对妄想。作么生是教意？书无语。

师曰：见说尚书看法华经，是否？书曰：是。师曰：经中道，一切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几人退位？书无语。师曰：尚书且莫草草。三经五论，师僧抛却，特入丛林。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尚书又争得会？书礼拜曰：某甲罪过。《云门法语》

一百六十四。无业禅师闻马大师禅门鼎盛，特往瞻礼。祖睹其状貌奇伟，语音如钟，乃曰：巍巍佛堂，其中无佛。师礼跪而问曰：三乘文学，粗穷其旨，常闻禅门即心是佛，实未能了。祖曰：只未了的心即是，更无别物。师曰：如何是祖师西来密传心印？祖曰：大德正闹在，且去，别时来。师才出，祖召曰：大德！师回首，祖曰：是什么？师便领悟，乃礼拜。祖曰：这钝汉，礼拜作么？《五灯会元》

一百六十五。一日，马祖升堂，众才集，百丈出卷却席，祖便下座。百丈随至方丈。祖曰：我适来未曾说话，汝为甚便卷却席？丈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头痛。祖曰：汝昨日向甚处留心？丈曰：鼻头今日又不痛也。祖曰：汝深明昨日事。师作礼而退。《五灯会元》

一百六十六。渐源仲兴禅师，初侍道吾。吾过世后，去参石霜庆诸禅师。一日渐源禅师拿铁锹在法台上来回踱步，并挥舞铁锹。石霜问曰：这汉在做什么？渐源说：觅先师灵骨。石霜说：洪波浩淼，白浪滔天，哪有什么先师灵骨？渐源说：正好着力。《五灯会元》

一百六十七。泉州瓦棺和尚，在德山为侍者。一日，同入山斫木。山将一碗水与师，师接得便吃却。山曰：会么？师曰：不会。山又将一碗水与师，师又接吃却。山曰：会么？师曰：不会。山曰：何不体取不会底？师曰：不会又体取个甚么？山曰：子大似个铁橛。《五灯会元》

一百六十八。临济一日示众曰：汝等总学我喝，我今问汝：有一人从东堂出，一人从西堂出。两人齐喝一声，这里分得宾主么？汝且作么生分？若分不得，以后不得学老僧喝。《五灯会元》

一百六十九。张商英居士，字天觉，号无尽。年十九，应举入京，道由向氏家，向预梦神人报曰：明日接相公。凌晨公至，向异之，劳问勤腆。乃曰：秀才未娶，当以女奉洒扫。公谦辞再三，向曰：此行若不了当，吾亦不爽前约。后果及第，乃娶之。

初任主簿，因入僧寺，见藏经梵夹，金字齐整，乃怫然曰：吾孔圣之书，不如胡人之教人所仰重。夜坐书院中，研墨吮笔，凭纸长吟，中夜不眠。向氏呼曰：官人，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白之：正此著无佛论。向应声曰：既是无佛，何论之有？当须著有佛论始得。公疑其言，遂已之。

后访一同列，见佛龛前经卷，乃问曰：此何书也？同列曰：维摩诘所说经。公信手开卷，阅到此病非地大，亦不离地大处，叹曰：胡人之语，亦能尔耶？问：此经几卷？曰：三卷。乃借归阅次，向氏问：看何书？公曰：维摩诘所说经。向曰：可熟读此经，然后著无佛论。公悚然异其言。由是深信佛乘，留心祖道。《五灯会元》

一百七十。大慧，诸修多罗随顺一切众生心说，而非真实在于言中。譬如阳焰诳惑诸兽，令生水想而实无水。众经所说，亦复如是，随诸愚夫自所分别，令生欢喜，非皆显示圣智证处真实之法。《楞伽经》

一百七十一。佛言：谛听！当为汝说。大慧，三世如来有二种法，谓言说法及如实法。言说法者，谓随众生心为说种种诸方便教。如实法者，谓修行者于心所现，离诸分别，不堕一异、俱不俱品，超度一切心意意识，于自觉圣智所行境界，离诸因缘相应见相，一切外道、声闻、缘觉堕二边者所不能知，是名如实法。此二种法，汝及诸菩萨摩诃萨，当善修学。《楞伽经》

一百七十二。百年日月闲中度，八万尘劳静处消。绿水光中山影转，红炉焰上雪花飘。

禅余高诵寒山偈，饭后浓煎谷雨茶。尚有闲情无著处，携篮过岭采藤花。《石屋清珙山居诗》

一百七十三。知恩报恩

诸天子，汝等应当知恩报恩。诸天子，其有众生不知报恩，多遭横死，生于地狱。《华严经》

常当念师恩，常念不绝，即得道疾。《无量寿经》

常当知恩，常当念恩，常当报恩。《大方等大集经贤护分》

道成乃知师恩，见师者即承事，不见师即思念其教诫，如人念父母。《佛说阿含正行经》

当以直心，无有谀谄，用一切万物供养，尚未报师恩，何况以法供养？长者，若意闻所传说，若善音、佛法音、寂灭音、如教音、闻说如来音，当供事师一劫，尚未具足报师恩！《郁迦罗越问菩萨行经》

传语后世人，师恩不可负。《佛说大灌顶神咒经》

佛告央掘魔罗言：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成就八相非为新学。何等为八？一者...三者供养父母，四者知师恩。《央掘魔罗经》

得三昧已，当念忆持，常念师恩，恒思报答。《大方等大集贤护经》

当随其师教，常当念师恩。《般舟三昧经》

有四事法，为菩萨行而忘道意。...诽谤菩萨，忘法师恩，是为四。《等集众德三昧经》

佛告阿难：当念父母及善知识恩！是故知恩，常当报恩。善知识者，是大因缘。《大方便佛报恩经》

曾得恩处，当思报恩，倍令增长。何以故？以有情类，知恩报恩者，设于生死造罪业时，彼诸善根，终无散失。故诸如来，常赞报恩，呵责一切不知恩者。《华严经》

于一切时，常行惭愧，有恩必知，知恩必报，于善知识，常念亲近，诸师尊所，谨事无违。《大方等大集贤护经》

文殊师利，汝今当说，云何为菩萨行也？文殊师利答言....知恩报恩行，是菩萨行，不断诸佛种性故。《商主天子所问经》

不知恩者，现世恶名，流布于外，复为智者之所呵责。将来之世，多受恶报。知恩之人，二世安隐。非施因缘，而得自在。不修多闻，具大智慧。虽无水浴，清净无垢。离诸香熏，得无上香。离诸璎珞，得真庄严。远离所依，而得自护。虽无刀杖，人无侵者。汝当知之，知恩之人，所得功德，说不可尽。不知恩者，所得过患，亦复无量。《菩萨本缘经》

供养父母、和尚、尊师及世间中曾致饶益赖其恩者，应念倍增报恩供养。何以故？以知恩者，虽在生死，不坏善根；不知恩者，善根断灭，作诸恶业。故诸如来，称赞知恩，毁背恩者，又常愍济诸苦众生。菩萨由此，广大善根，永不退失。若人有能勤修福德，常念报恩，悲愍众生，则为菩提，已在其手。《大方广如来不思议境界经》

佛告宝女，行大乘者，有三十二挂碍堑路...背舍师恩，弃舍四恩。《宝女所问经》

知恩者生大悲之根本，开善业之初门，人所爱敬，名誉远闻，死得生天，终成佛道，不知恩者，甚于畜生也。《大智度论》

云何菩萨报恩念恩？佛言：行菩萨道者，小恩尚不忘，何况于大者？是为念恩。《放光般若经》

唯有一事，能报佛恩。何谓为一？常以慈心，以其所解，一切善法，展转开化。乃至一人，令其信心，成就智慧，展转教化，无有穷尽。譬如一灯，燃无量灯。如是行者，乃名为报师徒重恩。大王当知，欲报师徒解脱恩者，以还智慧解脱众生。如是行者，则为供养三世诸佛，非但供养报一师也。《未曾有因缘经》

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欲报过去诸佛恩者，亦当如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说诸法勇王经》

一百七十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能以七宝满于三千大千世界，布施无量贫穷众生。如是布施，但名布施波罗蜜多，不名真实波罗蜜多。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大悲心，为求无上正等菩提，以自妻子施与他人，心无悋惜；身肉手足、头目髓脑，乃至身命，施来求者。如是布施，但名亲近波罗蜜多，未名真实波罗蜜多。

若善男子、善女人，发起无上大菩提心，住无所得，劝诸众生，同发此心。以真实法，一四句偈，施一众生，便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名真实波罗蜜多。前二布施，未名报恩。若善男子、善女人，能修如是第三真实波罗蜜多，乃名真实能报四恩。所以者何？前二布施，有所得心；第三施者，无所得心。以真法施一切有情，令发无上大菩提心，是人当得证菩提时，广度众生，无有穷尽，绍三宝种，使不断绝，以是因缘，名为报恩。《大乘本生心地观经》

第九卷

一百七十五。石屋诗

一镢足生涯。居山道者家。有功惟种竹。无暇莫栽华。

水碓夜舂米。竹笼春焙茶。人间在何处。隐隐见桑麻。

时时自解颜。年老得安闲。心下浑无事。眼前惟有山。

天空鹏翥翼。雾重豹添斑。独与梅花好。相期尽岁寒。

万缘休歇罢。一念绝中边。尽日闲闲地。长年坦坦然。

山空云自在。天净月孤圆。磨炼工夫到。难同知解禅。

红日半衔山。柴门便掩关。绿蒲眠褥软。白木枕头弯。

松月来先照。溪云出未还。迢迢清夜梦。不肯到人间。

天湖水湛琉璃碧。霞雾山围锦幛红。触目本来成现事。何须叉手问禅翁。

几树山花红灼灼。一池春水绿漪漪。衲僧若具超宗眼。不待无情为发机。

茅屋方方一丈悭。四檐松竹四围山。老僧自住尚狭窄。那许云来借半间。

禅余高诵寒山偈。饭后浓煎谷雨茶。尚有闲情无著处。携篮过岭采藤花。

纸窗竹屋槿篱笆。客到蒿汤便当茶。多见清贫长快乐。少闻浊富不骄奢。看经移案就明月。供佛簪瓶折野花。尽说上方兜率好。如何及得老僧家。

莫谓山居便自由。年无一日不怀忧。竹边婆子长偷笋。麦里儿童故放牛。栗蟥地蚕伤菜甲。野猪山鼠食禾头。施为便有不如意。只得消归自己休。

白发禅翁久住庵。衲衣风卷破褴毵。溪边扫叶供炉灶。霜后苫茆覆橘柑。本有天真非造化。现成公案不须参。豁开户牖当轩坐。尽日看山不下帘。

柴门虽设未尝关。闲看幽禽自往还。尺壁易求千丈石。黄金难买一生闲。雪消晓嶂闻寒瀑。叶落秋林见远山。古柏烟消清昼永。是非不到白云间。

荒冢累累没野蒿。昔人未葬尽金腰。有求莫若无求好。进步何如退步高。贪饵金鳞终落釜。出笼灵翮便冲霄。山翁不管红尘事。自种青麻织布袍。

四十余年独隐居，不知尘世几荣枯。夜炉助暖烧松叶，午钵充饥摘野蔬。

莫谓山居便自由，年无一日不怀忧。竹边婆子常偷笋，梦晨儿童故放牛。栗蟥地蚕伤菜甲，野猪山鼠食禾头。施为便有不如意，只得消归自己休。

动则乖真静则差。非思量处更誵讹。无心未合祖师意。有念尽为烦恼魔。矮屋朝阳寒气少。疏篱种菊晚香多。白云曳曳方拖练。又被风吹过绿萝。

重岩之下，目对千山。一根返源，六处皆闲。白雪飘飘，绿水潺潺。动静自忘，别是人间。

卧云深处不朝天，只在重岩野水边。竹榻梦回窗有月，砂锅粥熟灶无烟。万缘歇尽非他遣，一性圆明本自然。湛若虚空常不动，任他沧海变桑田。

著意求真真转远，凝心断妄妄犹多。道人一种平怀处，月在青天影在波。

道人缘虑尽，触目是心光。何处碧桃谢，满溪流水香。草深蛇性悦，日暖蝶心狂。曾见樵翁说，云边霅书房。

半窗松影半窗月，一个蒲团一个僧。盘膝坐来中夜后，飞蛾扑灭佛前灯。《石屋山居诗选》

一百七十六。乐道歌.懒残

世事悠悠，不如山丘。青松弊日，碧涧长流。

卧藤萝下，块石枕头。山云当幕，夜月为钩。

不朝天子，岂羡王侯？生死无虑，更须何忧？

水月无形，我常只宁。万法皆尔，本自无生。

兀然无事坐，春来草自青。

一百七十七。起信论曰。世尊为勇猛众生说成佛在一念。为懈怠众生说得果须满僧祇者。《林间录》

一百七十八。邃导师曰。老僧平生百无所解。只是日日一般。虽住此间。随缘任运。今日诸上座与本无异也。大沩真如禅师一生诲门弟子。但曰。作事但实头。云盖智禅师有所示。必曰。但莫瞒心。心自灵圣。《林间录》

一百七十九。明教名遂闻天下。晚。移居灵隐之北永安兰若。清旦诵金刚般若经不辍音。斋罢读书。宾客至则清谈。不及世事。尝曰。客去清谈少。年高白发饶。夜分诵观世音名号满十万声则就寝。其苦硬清约之风。足以追配钟山僧远。

一百八十。王位布施、妻子布施、头目布施。佛说如是三种名为大施，名极妙施，得无生忍诸菩萨等，应修如是三种布施。《涅槃经》

一百八十一。所以此道唯务大根利器，直下承当，脱然惺悟便休。更不作限量知见。万别千差，一剑截断。等闲不立胜负，惟务退藏，似兀如痴，孤远独照，融通吻合，密密绵绵，佛眼亦觑不见，况乎魔外？长养成就，自然有入心入髓之功，便于根尘、违顺、死生亦咬得断，终不疑着。此乃无心无为无事大解脱境界。既然图欲预此胜流，当须切切孜孜，放下身心体究，一句、一机、一境上发明悟入，无量无数作用公案一时穿透。才拈得来，更不放过，便与截断，岂不快哉！《圆悟心要》

一百八十二。是故古之有道宿德，令人既脱根尘，当弘密印，三十、二十年做冷寂寂地工夫。才有纤毫知见解路，随即归摒，亦不留扫摒之迹。撒手那边，全身放下，硬纠纠地，得大块活。《圆悟心要》

一百八十三。所以古德道。若不安禅静虑。到这里总须茫然。《圆悟心要》

一百八十四。有道只因频退步。谦和元自惯回光。不知已在青云上。犹更将身入众藏。其谦抑自守见于佛眼之偈。而浮躁炫露好为人师者。闻奇之高风。得不羞哉。《罗湖野录》

一百八十五。上堂说：然灯佛道了也。若心相所思，出生诸法，虚假不实，何以故？心尚无有，云何出生诸法？犹如形影，分别虚空。如人取声，安置箧中。亦如吹网，欲令气满。故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你兄弟行履。据说十地菩萨住首楞严三昧，得诸佛秘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禅定解脱神通妙用。至一切世界，普现色身，或示现成等正觉，转大法轮，入涅槃，使无量入毛孔。演一句经无量劫，其义不尽，教化无量亿千众生得无生法忍。尚唤作所知愚、极微细所知愚，与道全乖。大难，大难！珍重！《南泉普愿禅师法语》

一百八十六。有问者曰：师以禅师名，乃不谈禅，何也？曰：徒费言语，吾懒，宁假曲折，但日夜烦万象为敷演耳。言语有间，而此法无尽，所谓造物无尽藏也。

偈曰：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自画偈：貌古形疏倚杖梨，分明画出须菩提。解空不许离声色，倾听孤猿月下啼。《余杭惟政禅师法语》

一百八十七。善知识者，即是得道全分因缘。《付法藏经》

一百八十八。善知识，各自观察，莫错用心。《六祖坛经》

一百八十九。优波离，声闻乘人数数犯罪，即时破失声闻戒身。所以者何？声闻乘人应当持戒，断一切结，如救头燃，所有深心，为涅槃故。优波离，以是义故，声闻乘人名持不开通戒。优波离，云何菩萨乘人持深入戒，声闻乘人持次第戒？菩萨乘人于恒河沙劫，受五欲乐，游戏自在，受诸乐已，未曾捐舍发菩提心，菩萨尔时不名失戒。所以者何？菩萨乘人有于后时，善能护持菩提之心，乃至梦中一切结使，不为其患。菩萨乘人不应一时于一身中尽一切结，应当渐渐尽一切结，善根成就，非不成熟。声闻乘人如救头燃，乃至一念受身不应生喜。以是义故，大乘之人持深入戒，声闻乘人持次第戒。菩萨乘人持开通戒，持不尽护戒；声闻乘人持不开通戒，持尽护戒。所以者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甚为难得，具大庄严乃可得成。大乘之人于无量劫往来生死，不应生于厌离之心。《佛说决定毗尼经》

一百九十。憨山老人示众：学道人第一要发决定长远之志。乃至尽此形寿。以极三生五生十生百生千生万生。以至劫劫生生。直是一定以悟为期。若不悟此心。决定不休。纵然堕落地狱三途。或经炉胎马腹。誓愿不舍此决定成佛之志。亦不以苦故退失今日之信心。譬如有人发心。有万里之行。决定以所至之处为的。从今日出门。发足一步。直至入彼所至之门。亲彼所求之人。以至升堂入室。与之交欢浃洽。以极忘形而后已。如此方称有决定志也。苟无此判然决定之志。只说出门要去。回顾目前。种种所爱放不下。或因循延挨。口去心不去。或者幸有亲朋大力之人。促发出门。及乎上了路头。悠悠荡荡。或遇歌管队里。富贵场中。贪恋耳目近玩。忘却未出门的念头。邈然不知所向往。或中道缘差。撞遇恶友恶缘。弄得囊空资竭。加之疾病缠绵。进退回惶。生无量苦。或身体疲顿。久沐风霜。不柰劳苦。便生退还之念。或将近及门。遇见一机一境一事之差。或讹言误听以为实。使其将见而不及见其人。临门而不得入其室。如此者举皆枉费辛勤。终无实到究竟之地。盖缘初发心时。无决定志耳。苟如此欲作世间小小功名事业。亦不能成。何况无上佛道。了死生。证菩提乎。故曰。佛道长远。久受勤苦。乃可得成。岂可取近效。求速就哉。虽然如是。有决定之志。更须要真实之见。若知见不真。志其所不当志。行其所不当行。亦更枉用工矣。《梦游集》

一百九十一。示众：僧家发言吐气，须有来由，莫将等闲。这里是甚么所在，争受容易？凡问个事，也须识些子好恶。若不识尊卑良贱，不知触犯，信口乱道，也无利益。《云居道膺禅师法语》

一百九十二。寒山诗二首

报汝修道者，进求虚劳神。

​人有精灵物，无字复无文。

​呼时历历应，隐处不居存。

叮咛善保护，勿令有点痕。

一自遁寒山，养命餐山果。

​平生何所忧，此事随缘过。

​日月如逝川，光阴石中火。

​任他天地移，我畅岩中坐。《寒山诗》

一百九十三。禅宗诸祖关于赞佛的偈颂

佛诞

大术胎中无伎俩。毗蓝园里逞风流。年年恶水难回避。烦恼皆因强出头（疎山如）。

从来家富产娇儿。才出胞胎便乱挥。到得伎穷双树下。始知四十九年非（懒庵枢）。

未曾撞入摩耶腹。两手知他甚处安。右胁出来魔境现。只堪惆怅不堪看（天目礼）。

指天指地展戈矛。直至如今战不休。假使群灵都杀尽。一身还有一身愁（高峰妙）。

摩耶今日产婴孩。刚道天宫降下来。不是鸡窝生凤卵。分明象子出驴胎（千岩长）。

成道

瞿昙打失眼睛时。雪里梅花只一枝。而今到处生荆棘。却笑春风恼乱吹（晦堂心）。

六年雪岭道方成。打失从前鬼眼睛。满面惭惶无着处。至今生怕见明星（荆叟珏）。

入山去何所图。出山来胡为乎。早知今日事。悔不慎当初（无准范）。

举头见星忽悟道。黄泥山上生茆草。李婆自做老裁衣。不翦乾红翦香皂（栯堂益）。

二千年前腊月八。黄面瞿昙眼睛活。阿僧祇劫吃盐多。苦行六年添得渴（月江印）。

今朝正是腊月八。释迦老子眼睛瞎。青天白日被鬼迷。夜对明星将眼刮（朝宗忍）。

出山

不耐六年饥与寒。含羞又要出人间。早知伎俩只如此。何不当初莫入山（无准范）。

头发髼松下翠微。冻云残雪缀伽黎。不须更问山中事。观着容颜便得知（石屋珙）。

饥寒难忍道难求。又去人间卖口头。不得面皮黄似蜡。如何遮得这场羞（千岩长）。

王宫不住个痴呆。半夜逾城真怪哉。苦行六年谁采你。计穷只得出山来（无极观）。

涅槃

灵山山上葛藤树。引蔓牵枝遍地生。不得波旬推倒力。至今无路与人行（佛熙光）。

临死当休未肯休。双趺一出便难收。至今骨节连毛窍。暴露春风百草头（虚堂愚）。《禅宗杂毒海》

一百九十四。楚石梵琦禅师示众。

因举教中有六念。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天。念施。衲僧门下。念个什么。若道念佛。道着佛字。漱口三年。不可是念佛也。若道念法。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不可是念法也。清净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狱。不可是念僧也。持犯但束身。非身无所束。不可是念戒也。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不可是念天也。施者。受者。并所施物。三轮空寂。俱不可得。不可是念施也。莫是无念么。才是无念。便是有念。避溺投火。转见病深。直饶独脱无依。要作衲僧奴子。亦未可在。欲得会么。千年无影树。今时没底靴。《楚石梵琦禅师法语》

一百九十五。楚石梵琦禅师和寒山诗三首

平生爱山水，

山水有清辉。

不独还林鸟，

吾心亦倦飞。

眼将山共青，

心与月俱白。

鱼戏水自闲，

鸟鸣林转寂。

人命呼吸间，

荣华定难保。

不如天台去，

山水清且好。

江月长近檐，

松风可娱老。

胡为逐名利，

来往红尘道。《楚石梵琦禅师法语》

一百九十六。禅诗若干首

雪峰诗偈

万里无寸草，迥迥绝烟霞。万劫长如是，何须更出家？

一炉香.南台守安

南台静坐一炉香，终日凝然万虑亡。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缘无事可思量。

己灵犹不顾.云门文偃

金屑眼中翳，衣珠法上尘。己灵犹不顾，佛祖为何人。

直下犹难会.鼓山神宴

直下犹难会，寻言转更赊。若论佛与祖，特与天地隔。

林下好商量.泰钦法灯

永日萧然坐，澄心万虑亡。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

示襄禅者·慈受怀深

古人得后便休休，茅屋青灯百不求。遮眼漫将黄卷展，不风流处却风流。

流水下山·宋此庵守净

流水下山非有意，片云归洞本无心。人生若得如云水，铁树开花遍界春。

一床宽.梦窗国师

青山几度变黄山，世事纷飞总不干。眼内有尘三界窄，心头无事一床宽。

三间茅屋从来住·龙山

三间茅屋从来住，一道神光万境闲。莫把是非来辩我，浮生穿凿不相关。

摧木寒林·大梅

摧残枯木倚寒林，几度逢春不变心。樵客遇之犹不顾，郢人哪得苦追寻？

不似老僧闲.释志芝

千峰顶上一间屋，老僧半间云半间，昨夜云随风雨去，到头不似老僧闲。

竹影扫阶·大川禅师

藉婆衫子拜婆年，礼数周旋已十分。竹影扫阶尘不动，月轮穿沼水无痕。

千尺丝纶·德诚

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

闲居无事可评论.清欲

闲居无事可评论，一炷清香自得闻。睡起有茶饥有饭，行看流水坐看云。

题僧院·灵一

虎溪闲月引相过，带雪松枝挂薜萝。无限青山行欲尽，白云深处老僧多。

欲归山留别韩潮州愈偈·大颠

辞君莫怪归山早，为忆松萝对月宫。台殿不将金锁闭，来时自有白云封。

风动心摇树，云生性起尘。不明今日事，昧却本来人。（慈受怀深）

家中卧，展脚缩脚皆由我。若能一觉到天明，始信参禅输懒惰。（慈受怀深）

三十年来住此山，郡符何事到林间？休将琐碎尘寰事，换我一生闲又闲。（如庵主）

垂垂白发已忘年，折脚铛边息万缘。百鸟不来花自笑，日高三丈尚酣眠。（佛照德光）

千金难买一身闲，谁肯将身入闹蓝？寄语满城诸宰官，铁枷自有爱人担。（中峰明本）

无端知妙谛，有识是尘心。欲洗尘心净，寻山莫畏深。（中峰明本）

纸上传来说得亲，飞腔易调转尖新。是人爱听人言语，言语从来赚杀人。（天如怀则）

白云与我最相知，我住山时他亦随。侵早和风辞嶂外，晚来依旧护柴扉。（湛然圆澄）

四十余年不住功，穷来穷去转无踪。而今穷到无依倚，始悔从前错用功。（无念深有）

不蓄茎虀并粒米，要餐风月任从伊。莫嫌冷澹无滋味，一饱能消万劫饥。（商源）

未举步时已先到，未动舌时先说了。直饶着着在机先，更须知有向上窍。（无门慧开）

​

第九卷

一百九十七。吾家好隐沦，居处绝嚣尘。践草成三径，瞻云作四邻。

助歌声有鸟，问法语无人。今日娑婆树，几年为一春。《寒山诗》

一百九十八。如何是菩萨行

文殊师利！有疾菩萨应如是调伏其心，不住其中，亦复不住不调伏心。所以者何？若住不调伏心，是愚人法；若住调伏心，是声闻法。是故菩萨不当住于调伏不调伏心，离此二法，是菩萨行。

在于生死，不为污行；住于涅槃，不永灭度，是菩萨行；非凡夫行，非贤圣行，是菩萨行；非垢行，非净行，是菩萨行；虽过魔行，而现降伏众魔，是菩萨行；求一切智，无非时求，是菩萨行；

虽观诸法不生，而不入正位，是菩萨行；虽观十二缘起，而入诸邪见，是菩萨行；虽摄一切众生，而不爱著，是菩萨行；虽乐远离，而不依身心尽，是菩萨行；虽行三界，而不坏法性，是菩萨行；虽行于空，而植众德本，是菩萨行；

虽行无相，而度众生，是菩萨行；虽行无作，而现受身，是菩萨行；虽行无起，而起一切善行，是菩萨行；虽行六波罗蜜，而遍知众生心心数法，是菩萨行；虽行六通，而不尽漏，是菩萨行；虽行四无量心，而不贪著生于梵世，是菩萨行；虽行禅定解脱三昧，而不随禅生，是菩萨行；

虽行四念处，而不毕竟永离身受心法，是菩萨行；虽行四正勤，而不舍身心精进，是菩萨行；虽行四如意足，而得自在神通，是菩萨行；虽行五根，而分别众生诸根利钝，是菩萨行；虽行五力，而乐求佛十力，是菩萨行；虽行七觉分，而分别佛之智慧，是菩萨行；虽行八正道，而乐行无量佛道，是菩萨行；虽行止观助道之法，而不毕竟堕于寂灭，是菩萨行；

虽行诸法不生不灭，而以相好庄严其身，是菩萨行；虽现声闻辟支佛威仪，而不舍佛法，是菩萨行；虽随诸法究竟净相，而随所应为现其身，是菩萨行；

虽观诸佛国土永寂如空，而现种种清净佛土，是菩萨行；虽得佛道转于法轮入于涅槃，而不舍于菩萨之道，是菩萨行。（《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

一百九十九。学者居必择处。游必就士。遂能绝邪僻。近中正。闻正言也。昔福严雅和尚。每爱真如喆标致可尚。但未知所附者何人。一日见与大宁宽。蒋山元。翠岩真偕行。雅喜不自胜。从容谓喆曰。诸大士。法门龙象。子得从之游。异日支吾道之倾颓。彰祖教之利济。固不在予多嘱也。《禅林宝训》

二百。黄龙曰：道如山，愈升而愈高。如地，愈行而愈远。学者卑浅，尽其力而止耳。唯有志于道者，乃能穷其高远，其他孰与焉？《禅林宝训》

二百零一。白云谓演祖曰。禅者智能。多见于已然。不能见于未然。止观定慧。防于未然之前。作止任灭。觉于已然之后。故作止任灭所用易见。止观定慧所为难知。惟古人志在于道。绝念于未萌。虽有止观定慧作止任灭。皆为本末之论也。所以云。若有毫端许言于本末者皆为自欺。此古人见彻处。而不自欺也。《禅林宝训》

译文：白云守端禅师对其徒五祖法演禅师说：大多数学禅者，其智慧才能仅仅看得到已经发生的事，而不能看到未发生的事。若能勤修止观，定慧等持，则可在事情发生前就能知晓，防恶业于未然。

圆觉经所云作病，止病，任病，灭病，一般禅者，都能在发生之后觉察。所以，作止任灭四病易见易防，而止观定慧之功要在平时积累，事前打点，故难知难见。

只有那些志在于道的古人，才会在念未生时而能防护，善护于念，勤加保护，乃至居一切时，皆无妄念，于一切法而无染着。不待已犯之后，再谋对治。更不会已起烦恼，再灭烦恼。而是烦恼不生，诸业不造，防于未然。虽然也会为徒众方便讲说定慧止观的作用，开示作止任灭的弊端，但这些都是知解之论，意识知见，不是根本。所以古人云：但有丝毫言之本末者，都是识心妄计，自欺欺人，诳骗心识而已。能看到这一点，不再落于戏论，正是古人见地透彻，功夫到家之后，不再自欺的原因所在。

二百零二。白云曰。多见衲子未尝经及远大之计。予恐丛林自此衰薄矣。杨岐先师每言。上下偷安最为法门大患。予昔隐居归宗书堂。披阅经史不啻数百。过目其简编弊故极矣。然每开卷。必有新获之意。予以是思之。学不负人如此。《禅林宝训》

二百零三。夫解须圆解。还他明眼宗师。修必圆修。分付丛林道伴。初心薄福。不善亲依。见解偏枯。修行懒惰。或高推圣境。孤负己灵。宁知德相神通。不信凡夫悟道。或自恃天真。拨无因果。但向胸襟流出。不依地立修行。所以粗解法师。不通教眼。虚头禅客。不贵行门。此偏枯之罪也。或则浑身破碎。满面风埃。三千细行全无。八万威仪总缺。或则追陪人事。缉理门徒。身游市井之间。心染闾阎之态。所以山野常僧。未免农夫之诮。城隍释子。反为儒士之羞。此懒惰之罪也。

何不再离烦恼之家。重割尘劳之网。饮清风而访道流。探微言而寻知己。澄神祖域。息意宗乘。静室虚堂。敛禅衣而宴坐。青山绿水。携杖锡以经行。忽若心光透漏。疑滞冰消。直下分明。岂昧三祇之极果。本来具足。何妨万行之因华。由是宗说兼通。若杲日丽虚空之界。心身俱静。如琉璃含宝月之光。可谓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众流入海。总号天池。反观前非。方知大错。忠言逆耳。敢冀铭心。此世他生。同为法侣。《缁门警训》

二百零四。勉学上并序

中人之性知务学而或堕于学。乃作勉学。

呜呼。学不可须臾怠。道不可须臾离。道由学而明。学可怠乎。圣贤之域由道而至。道可离乎。

肆凡民之学不怠。可以至于贤。贤人之学不怠。可以至于圣。冉求之学可以至于颜渊。而不逮具体者。中心怠耳。故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患力不足者中道废。今汝画。颜渊之学可以至于夫子。而不齐于圣师者。短命死耳。如不死。安知其不如仲尼哉。以其学之不怠也。故曰。有颜氏子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或问。圣人学耶。曰。是何言欤。是何言欤。凡民与贤犹知学。岂圣人怠于学耶。夫天之刚也。而能学柔于地故。不干四时焉。地之柔也。而能学刚于天故。能出金石焉。阳之发生也。而亦学肃杀于阴故。靡草死焉。阴之肃杀也。而亦学发生于阳故。荠麦生焉。夫为天乎地乎阳乎阴乎。交相学而不怠。所以成万物。天不学柔则无以覆。地不学刚则无以载。阳不学阴则无以启。阴不学阳则无以闭。圣人无他也。则天地阴阳而行者四者学不怠。圣人恶乎怠。或者避席曰。予之孤陋也。幸子发其蒙。愿闻圣人之学。

中庸子曰。复坐。吾语汝。书不云乎。惟狂克念作圣。惟圣罔念作狂。是故圣人造次颠沛未尝不念正道而学之也。夫子大圣人也。拔乎其萃。出乎其类。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入太庙每事问。则是学于庙人也。三人行择其善者而从之。则是学于偕行也。入周则问礼于老子。则是学于柱史也。岂仲尼之圣不若庙人行人柱史耶。盖圣人惧夫不念正道而学之。则至于狂也矣。故曰。必有如丘之忠信焉。必不如丘之好学也。

曰。圣人生而知之。何必学为。曰。知而学。圣人也。学而知。常人也。虽圣人常人。莫有不由于学焉。孔子曰。君子不可不学。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柔自直。斩而用之。达乎犀革。以此言之。何学之有。孔子曰。栝而羽之。镞而砺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矣。噫。圣人之学无乃栝羽镞砺使深入乎。岂生而知之者。兀然不学耶。《缁门警训》

二百零五。勉学下

夫圣且贤。必务于学。圣贤以下。安有不学而成人哉。学犹饮食衣服也。人有圣乎贤乎众庶乎。虽三者异。而饥索食。渴索饮。寒索衣。则不异矣。学也岂得异乎。惟禽兽土木不必学也。

呜呼。愚夫嗜饮食而不怠。冒货利而不休。及就于学。朝学而夕怠者有矣。夫有春学而冬怠者有矣。夫苟如嗜饮食。冒货利之不知怠者。何患于不为博闻乎。不为君子乎。

曰。世有至愚者。不辩菽麦之异。不知寒暑之变。岂令学耶。岂可教耶。

曰。至愚由不教也。由不学也。苟师教之不倦。彼心之不怠者。圣域可跻而升乎。何忧菽麦之不辩乎。且愚者渴而知饮。饥而知食。寒而知衣。既知斯三者。则与草木殊矣。恶乎不可学也。不可教也。人之至愚。岂不能日记一言耶。积日至月。则记三十言矣。积月至年。则记三百六十言矣。积之数年而不怠者。亦几于博闻乎。又日取一小善而学行之。积日至月则身有三十善矣。积月至年则身有三百六十善矣。积之数年而不怠者。不亦几于君子乎。为愚为小人而不变者。由不学耳。

中庸子喟然叹曰。吾尝见耻智之不逮。才之不敏。而辍于学者。未见耻饮食不如他人之多而辍饮食者。辍饮食。则殒其命。何必耻于不多耶。辍学问则同夫禽兽土木。何必耻才智之不如他人耶。苟耻才智不如则不学。则亦应耻饮食不如他人则废饮食。以是观之。岂不大误乎。

吾亦至愚也。每揣才与智不逮他人者远矣。由知饮食之不可辍。而不敢怠于学也。行年四十有四矣。虽病且困。而手未尝释卷。所以惧同于土木禽兽耳。非敢求臻圣域也。亦非求乎闻达也。虽或彷徉户庭。夷犹原野。以暂颐养。目观心思。亦未尝敢废于学也。

由是登山则思学其高。临水则思学其清。坐石则思学其坚。看松则思学其贞。对月则思学其明。万境森列各有所长。吾悉得师而学之。万境无言而尚可学。人之能言。虽万恶必有一善也。师一善以学之。其谁曰不然乎。

中庸子曰。世有求之而或不得者也。世有求之而必得者也。求之而或不得者利也。求之而必得者道也。小人之于利也。虽或万求而万不得。而求之弥勇。君子之于道也。求之必得。而望涂怀怯自念力不足者。此求利小人之罪耳。

仲尼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言求之而必得也。《缁门警训孤山法圆禅师劝学》

二百零六。精进

佛告舍利弗，彼二菩萨行精进时，于千岁中，未曾一弹指顷被睡眠之所逼恼，于千岁中，未曾起念称量饮食咸淡美恶，于千岁中，每乞食时，未曾观授食人为男为女，于千岁中，居止树下，未曾仰面观于树相，于千岁中，未曾缘念亲里眷属，于千岁中，未曾起念我欲剃头，于千岁中，未曾起念从热取凉，从寒取温，于千岁中，未曾论说世间无益之语。《宝积经》

六度初三是戒学摄，静虑是心学摄，般若是慧学摄，唯精进遍于一切。《瑜伽师地论》

胁尊者，八十出家，少年诮曰，夫出家之业，一则习禅，二则诵经，而今衰老何所进取，尊者闻而誓曰，我若不通三藏经，不断三界欲得六神通具八解脱，终不以胁至席，乃昼则研习教理，夜则静虑凝神，三年悉证所誓，时人敬仰，号胁尊者。《禅关策进》

陈栖霞寺沙门惠布，居寺舍利塔西，经行坐禅，誓不坐卧，徒众八十，咸不出院。《禅关策进》

菩萨于底沙佛时，合十指掌，翘于一足，以一伽陀，七日七夜叹佛功德，便超九劫。《阿毗达磨论》

佛语阿难，弥勒发意，先我之前四十二劫，我于其后，乃发道意，以大精进，超越九劫，得于无上正真之道。《弥勒所问经》

明教契嵩禅师，因撰《辅教篇》、《定祖图》、《正宗记》，辞义严谨，说理透彻，举朝不如。故受仁宗嘉叹，明闻天下。

晚间，移居灵隐之北永安兰若，清旦诵《金刚般若经》不辍音。斋罢读书，宾客至则清谈，不及世事。尝曰：客去清谈少，年高白发饶。夜分诵观世音名号满十万声则就寝。其苦硬清约之风，足以见之。《禅关策进》

古人悟道之后，尚如是功课，我辈怎可懈怠放逸，懒惰散乱，蹉跎大好光阴于颠倒梦想中！

二百零七

尔时夫人白佛言。若有初修行菩萨。何等之人非善知识。不应共住。佛告夫人。若三界中。梵释四王沙门婆罗门。皆与修行菩萨为善知识。唯除声闻非善知识。恐声闻退修行菩萨大乘道行。何以故。声闻缘觉为己利故。劝引初修行菩萨。回入小乘。是以声闻乘人非善知识。夫人当知。初修行菩萨。不应与声闻比丘同居房舍不同坐床不同行路。若初修行菩萨。智慧弥广无二分别。悟大乘法而为方便劝引声闻。令入大乘方许同住。若声闻比丘。福智狭劣。则修行菩萨不应为说甚深大乘。恐其诽谤。复次修行菩萨不应数览小乘经论。何以故。为障佛道故。夫人当知。修行菩萨宁舍身命不弃菩提而入声闻求罗汉道。菩萨劝请一切众生已。尔时若舍菩提之心别起异道入于声闻罗汉道果因恼乱故。菩萨而退菩提二人俱堕无间地狱。佛告夫人。修行菩萨。宁犯杀等五种大罪。不学须陀洹果。不退菩提修行。菩萨宁于一劫百劫乃至千劫。受地狱苦。不学斯陀含果。不退菩提修行。菩萨宁堕畜生。不学阿那含果。不退菩提修行。菩萨宁杀害众生堕于地狱。不修阿罗汉果。不退菩提。罗汉独证私入涅槃。譬如小贼密入他舍。修行菩萨菩提心故。摄诸众生。宁同火坑。不住声闻寂灭涅槃。不退菩提。以是义故。为摄众生令入佛道故。如是修行菩萨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之所尊重。堪任供养。超越声闻则邪魔眷属无能娆恼。《大乘修行菩萨行门诸经集要》

二百零八。所以此道唯务大根利器，直下承当，脱然惺悟便休。更不作限量知见。万别千差，一剑截断。平时不立胜负，惟务退藏，似兀如痴，孤远独照，融通吻合，密密绵绵，佛眼亦觑不见，况乎魔外？长养成就，自然有入心入髓之功，便于根尘、违顺、死生亦咬得断，终不疑着。《圆悟心要》

二百零九。是故古之有道宿德，三十、二十年做冷寂寂地工夫。才有纤毫知见解路，随即归摒，亦不留扫摒之迹。撒手那边，全身放下，硬纠纠地，得大块活。《圆悟心要》

二百一十。亲近善知识

《有部毗奈耶杂事》云：阿难陀言：诸修行者，由善友力，方能成办。得善友故，远离恶友，以是义故，方知善友，是半梵行。

佛言：阿难陀，勿作是言，善知识者是半梵行。何以故？善知识者是全梵行，由此便能离恶知识，不造诸恶。常修众善，纯一清白，具足圆满梵行之相。由是因缘，若得善伴，与其同住，乃至涅槃，事无不办，故名全梵行。

二百一十一。佛祖妙道径截，唯直指人心，务见性成佛尔。但此心源，本来虚静明妙，初无纤毫隔碍，而以妄想翳障，于无隔碍，自生染障，背本逐末，枉受轮回。若具大根器，更不外求，于自脚跟脱然独证，恶觉浮翳既消，本来正见圆妙，谓之即心即佛。从此一得永得，如底桶子脱，豁然契合，无一法当情，觌体纯静，受用无疑，则一了一切了。及至闻说非心非佛，并亲临违顺好恶境界，则一印印定，何有彼我异同、种种混杂知见耶？是故古德于一机一境、一语一默，投诚入理，千门万户，了无差殊。譬百千异疏，同归大海，自然居之既安，用之透彻，作个无为无事绝学道人去也。二六时中，不生别心，不起异见，随时饮啖衣着，万境万缘无不虚凝，虽千万年不移易一毫发许。处此大定，岂非不可思议大解脱耶？唯要长时无间断，不堕内外、中间、有无、染净，直下休歇去。见佛众生等无差殊，乃是十成安乐之地耶！今既已有趋向，只在长养令纯熟，煅来煅去，如百炼精金，方成大法器也。《圆悟心要》

二百一十二。迦叶，诸善男子、善女人常当系心修此二字：佛是常住。迦叶，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修此二字，当知是人随我所行，至我至处。《大般涅槃经》

二百一十三。慧棱禅师如是往来雪峰玄沙二十年，坐破七个蒲团，不明此事。

一日卷帘，忽然大悟，乃有颂曰：也大差！也大差！卷起帘来见天下，有人问我是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峰举谓沙曰：此子彻去也。沙曰：未可，此是意识著述，更须勘过始得。

至晚众僧上来问讯，峰谓师曰：备头陀未肯汝在，汝实有正悟，对众举来。师又颂曰：万象之中独露身，惟人自肯乃方亲，昔时谬向途中觅，今日看来火里冰。峰乃顾沙曰：跟你说了，他不是意识著述。《悟道因缘》

二百一十四。出家学道总须知，在众丛林切莫亏。尊幼古今诠有德，勿同愚辈是兼非。

闻说好，心便喜；闻说恶，恨不死。好恶都来只自心，刚向其中觅道理。

世间人，多无智，不解思量是非起。大智之人看着伊，自己容身入无地。

子路曾遭渔父呵，夫子惭颜足忘履。舍利尊，第一记，亦被愚夫亲正指。

如来慈眼视众生，了达古今明本际。看周秦，及汉魏，败国亡家皆总是。

历劫是非地狱因，闻说是非须审细。我闻说，心不起，只个是非便亲旨。

些子浮言尚不销，问甚西来祖师意。要分明，辨根带，晓个是非真有地。

更有人来说是非，向道余今识得你。《是非歌》宋汾阳无德

二百一十五。尔时罗刹说是偈已，复作是言：菩萨摩诃萨，汝今已闻具足偈义，汝之所愿，为悉满足。若必欲利诸众生者，时施我身。善男子，我于尔时深思此义，然后处处若石若壁，若树若道，书写此偈。即便更系所著衣裳，恐其死后，身体露现，即上高树。尔时树神，复问我言：善哉仁者，欲作何事？善男子，我时答言：我欲舍身，以报偈价。树神问言：如是偈者，何所利益？我时答言：如是偈句，乃是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所说，开空法道。我为此法弃舍身命，不为利养名闻财宝、转轮圣王、四大天王、释提桓因、大梵天王、人天中乐，为欲利益一切众生，故舍此身。

善男子，我舍身时，复作是言：愿令一切悭惜之人，悉来见我舍离此身。若有少施，起贡高者，亦令得见我为一偈舍此身命，如弃草木。我于尔时，说是语已，寻即放身，自投树下。未至地时，虚空之中出种种声，其声乃至阿迦尼吒。尔时罗刹还复释身，即于空中接取我身，安置平地。尔时，释提桓因及诸天人、大梵天王，稽首顶礼，于我足下赞言：善哉善哉，真是菩萨，能大利益无量众生，欲于无明黑暗之中然大法炬。由我爱惜如来大法，故相娆恼，唯愿听我忏悔罪咎，汝于未来必定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愿见济度。

尔时释提桓因及诸天众，顶礼我足，于是辞去，忽然不现。善男子，如我往昔，为半偈故舍弃此身，以是因缘，便得超越足十二劫，在弥勒前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般涅槃经》

二百一十六。若人自有所见，即能起业，无知无闻。诸凡夫不知诸法毕竟灭相，自见其身亦见他人，以是见故，便起身口意业，是人妄见忆想分别，便作是念：我是贪欲、嗔恚、愚痴，如是分别，故于佛法中，出家学道。

复作是念：我是持戒修梵行者，我应当超度生死入于涅槃，免诸苦恼。是人分别诸法，是善，是不善，是应知，是应断，是应证，是应修。所谓苦应见、集应断、灭应证、道应修。而复分别，一切诸行皆悉无常，一切诸行皆苦，一切诸行皆三毒炽然，我当疾舍此有为法。作是思惟，于诸行中种种取相，便生厌心。尔时，即作是念：若见诸行如是，是名见苦；恶厌诸行，是名断集；分别诸行，见于灭谛。即作是念：我今见灭，是名证灭，我当修道。

便至静处，念如是法。作是念已，摄心定住。是人先得厌心，今得定心，故于诸行中，心便舍离，而自愧厌，不喜不乐。

复作是念：我今于一切法中，已得解脱，更无所作，我身已得阿罗汉道。是人命终时，见受生处，即菩提中，心生疑悔，以此疑故，命终后，身堕大地狱。何以故？是人于无生法中而分别故。《诸法无行经》

二百一十七。善男子，汝若如是行，不久当闻般若波罗蜜，若从经卷中闻，若从菩萨所说闻。善男子，汝所从闻是般若波罗蜜处，应生心如佛想。

善男子，汝当知恩，应作是念：所从闻是般若波罗蜜者，即是我善知识。我用闻是法故，疾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亲近诸佛，常生有佛国中，远离众难，得具足无难处。

善男子，当思维筹量是功德，于所从闻法处，生心如佛想。汝善男子，莫以世利心故随逐法师，但为爱法，恭敬法故，随逐说法菩萨。

尔时，当觉知魔事，若恶魔与说法菩萨作五欲因缘，假为法故令受。若说法菩萨入实法明，以功德力故，受而无所染。又以三事故受是五欲，以方便力故，欲令众生种善根故，欲与众生同其故受。汝于是中，莫生污心，当起净想。自念我未得沤和拘舍罗（善巧方便智）。大师以方便法，为度众生，令获福德故，受是诸欲，于菩萨智慧无著无碍，不为欲染。

善男子，即当观诸法实相。诸法实相者，所谓一切法不垢不净。何以故？一切法自性空，无众生，无人，无我。一切法如幻，如梦，如响，如影，如焰，如化。

善男子，汝当复觉知魔事，若说法菩萨见欲受般若波罗蜜人，意不存念，汝不应起心怨恨，汝但当以法故生恭敬心，莫起厌懈意，常应随逐法师。《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二百一十八

富娄那，当知修行菩萨，不应厌离烦恼。何以故？以智识别烦恼，作是思念：是等烦恼，饶益我身，助我成佛。若此烦恼有相，可以上妙供养。何以故？为此烦恼故，修行菩萨常所护惜烦恼，以是义故，应当以智，识烦恼因。何以故？为我善巧方便，不摄三界系缚，令我增长圆满六波罗蜜故，速得菩提。若六波罗蜜渐渐增长，我则解脱世间生死系缚，而得宽慢。富娄那当知，譬如车载重物，以车重故，车轴渐渐研磨载物，才入到城，其轴事毕则断，当知因烦恼故，三界而有生死。修行菩萨若烦恼故，续续生于世间，六波罗蜜则得增长圆满。若六波罗蜜渐得圆满，则生死烦恼渐得微薄。若生死烦恼渐薄，则能决定渐近佛位。若修行菩萨，坐菩提树已，则起萨婆若智，前后烦恼当则断灭，无复更生，是诸烦恼，所作已办。菩萨成正觉已，烦恼无复有缘，譬如车轴，载重入城，事毕然乃始断。修行菩萨若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亦复如是，烦恼事办，无复有缘。是以当知，为是利故，中间不断烦恼。《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第十一卷

二百一十九。祖佛经论关于休息的开示

涅槃经：尽诸动念，思想心息。如是法相，名大涅槃。

达摩：若拟修无作法，先须见性，然后息缘虑。

又曰：若从凡入圣，即须息业养神，随分过日。

又曰：欲真会道，莫执一切法，息业养神，余习亦尽，自然明白，不假用功。

三祖：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净尽，正信调直。

又曰：诸缘顿息，一切不忆。

又曰：莫灭凡情，唯教息意。

六祖：劳他世尊从三昧起，种种苦口，劝令寝息，莫向外求，与佛无二。

黄檗：使佛觅佛，将心捉心，穷劫尽形，终不能得。不知息念忘虑，佛自现前。

又曰：学道人只怕一念有，即与道隔矣。

又曰：我此宗门，不论此事，但知息心即休，更不用思前虑后。

又曰：沙门果者，息虑而成，不从学得。

百丈：汝先歇诸缘，休息万事。善与不善，世出世间一切诸法，并皆放却。莫记莫忆，莫缘莫念，放舍身心，令其自在。

汾州无业：大丈夫儿，如今直下便休歇去，顿息万缘，越生死流，迥出常格，灵光独照，物累不拘，巍巍堂堂，三界独步。

芙蓉道楷：夫出家者为厌尘劳，求脱生死。休心息念，断绝攀缘，故名出家。

临济：但能息念，更莫外求。

二百二十。丹霞禅师诗偈

丹霞有一宝

丹霞有一宝，藏之岁月久。从来人不识，余自独防守。

山河无隔碍，光明处处透。体寂常湛然，莹彻无尘垢。

世间采取人，颠狂逐路走。余则为渠说，抚掌笑破口。

忽遇解空人，放旷在林薮。相逢不擎出，举意便知有。

二百二十一。黄龙祖心天性真率，以闲雅自适，因而当时的文人士大夫都喜欢与他交谈，大诗人黄庭坚则是他的嗣法弟子。

一天，黄庭坚前来参拜黄龙祖心，乞求指引参禅悟道的途径。黄龙祖心说：孔子曰： 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我像孔子一样，对于学人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地方。你是在家俗士，为什么也喜欢谈论禅门中的事呢？

黄庭坚正想回答，黄龙祖心却连声说：不是，不是!这是参禅的一种套式。参禅者还没有回答，禅师就作了否定，往往弄得参禅者不知所措。黄庭坚虽然聪明过人，听了这话也是迷惑不解。

一天，黄庭坚陪同黄龙祖心游山，山路两旁桂花盛开气四溢。黄龙祖心问：你闻到花香了吗？

黄庭坚回答道：闻到了。

黄龙祖心说：我没有什么可隐瞒你的，凡是我看见的和闻到的，都告诉你了。

黄庭坚一怔，电光石火间，他忽然开悟了：禅，原来不是言语，不是观念，而是眼前的一切。青青翠竹、郁郁黄花、山河大地，举目都是禅。黄庭坚随即礼拜，并说：师父为什么如此苦口婆心呢？

黄龙祖心笑着说：都是为了你早日觉悟啊!他为什么不用语言启发黄庭坚，却用看来不相干的桂花香促使其开悟呢？原来在禅师看来，觉悟是个人自己的事，别人是帮不了忙的。知识的传授，条分缕析的说明，一概无济于事。

黄龙祖心又叫他的高徒悟新继续开导黄庭坚。黄庭坚与悟新的交情最深，有一回悟新问他：我死你也死，烧成两堆灰，到什么地方相见？

黄庭坚张口结舌，不知说什么好。

悟新说：你在师父那里得到的禅法，却不会灵活使用。

黄庭坚听了心里非常惭愧，说到，丛林里的许多禅德，都印可我悟道了，我竟以为自己真的开悟了，只有死心禅师指出来了。现在我知道自己真的还没有完全透彻。

二百二十二。香严出世，疏山仁不爽前约，遂往访之。严上堂，僧问：不求诸圣，不重己灵时如何？严曰：万机休罢，千圣不携。疏山在众作呕声，曰：是何言欤！严闻便下座。曰：适来对此僧语，必有不是，致招师叔如是，未审过在甚么处？疏山曰：万机休罢，犹有物在，千圣不携，亦从人得，如何无过？严曰：却请师叔道。疏山曰：若教某甲道，须还师资礼始得。严乃礼拜，蹑前问。疏山曰：何不道肯诺不得全。严曰：肯又肯个甚么？诺又诺于阿谁？疏山曰：肯即肯他诸圣，诺即诺于己灵。严曰：师叔恁么道，向去倒屙三十年在！疏山住后，果病吐二十七年而愈。却每于食后抉口令吐曰：香严师兄记我三十年倒屙，尚欠三年在！

二百二十三。善男子，是人现在四大羸劣，不能修道。虽有比丘四大康健，无有房舍、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众缘不具，是故不得现在涅槃。善男子，我昔一时，在舍卫国阿那邠低精舍，有一比丘来至我所，作如是言：世尊，我常修道，而不能得须陀洹果至阿罗汉果。我时即告阿难言：汝今当为如是比丘具诸所须。尔时阿难将是比丘至袛陀林，与好房舍。是时比丘语阿难言：大德，唯愿为我庄严房舍，净洁修治，七宝严丽，悬缯幡盖。阿难言：世间贫者乃名沙门，我当云何能办是事？是比丘言：大德，若能为我作者，善哉善哉。若不能者，我当还往至世尊所。尔时阿难即往佛所，作如是言：世尊，向者比丘，从我求索种种庄严七宝幡盖，不审是事当云何耶？我于尔时复告阿难：汝今还去，随比丘意，所须之物，为办具之。尔时阿难即还房中，为是比丘事事具办。比丘得已，系念修道，不久即得须陀洹果至阿罗汉果。

善男子，无量众生应入涅槃，以所乏故，妨乱其心，是故不得。善男子，复有众生多喜教化，其心匆务，不能得定，是故不得现在涅槃。《大涅槃经》

二百二十四。善男子，于乘缓者，乃名为缓；于戒缓者，不名为缓。菩萨摩诃萨于此大乘，心不懈慢，是名本戒。为护正法，以大乘水而自澡浴，是故菩萨虽现破戒，不名为缓。《大般涅槃经》

二百二十五。发菩提心难得

诸仁者！若有众生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为希有；若发心已，又能如是精进方便集诸佛法，倍为希有；又能如是求菩萨道，又能如是净菩萨行，又能如是事善知识，又能如是如救头然，又能如是顺知识教，又能如是坚固修行，又能如是集菩提分，又能如是不求一切名闻利养，又能如是不舍菩萨纯一之心，又能如是不乐家宅、不著欲乐、不恋父母亲戚知识，但乐追求菩萨伴侣，又能如是不顾身命，唯愿勤修一切智道，应知展转倍更难得。

诸仁者！余诸菩萨经于无量百千万亿那由他劫，乃能满足菩萨愿行，乃能亲近诸佛菩提；此长者子，于一生内，则能净佛刹，则能化众生，则能以智慧深入法界，则能成就诸波罗蜜，则能增广一切诸行，则能圆满一切大愿，则能超出一切魔业，则能承事一切善友，则能清净诸菩萨道，则能具足普贤诸行。

尔时，弥勒菩萨摩诃萨如是称叹善财童子种种功德，令无量百千众生发菩提心已，告善财言：

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为饶益一切世间，汝为救护一切众生，汝为勤求一切佛法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华严经》

二百二十六。归省禅师座下有一僧，身患重病，奄奄一息。

一日，归省禅师去延寿堂看望那位病僧。那僧见到归省禅师，便问：和尚！四大本空，病从何来？

归省禅师道：从阇黎问处来。

那僧喘着粗气，又问：不问时如何？

归省禅师道：撒手卧长空。

那僧一听，便惊喜地大叫一声！然后脱化而去。《归省禅师法语》

二百二十七。牧牛

譬如牧牛，不善守护，犯人苗稼。凡夫之人，不摄五根，常在诸有，多受苦恼。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行圣行时，常能善调守摄五根，怖畏贪欲、嗔恚、愚痴、骄慢、嫉妒，为得一切诸善法故。

善男子，若能善守此五根者，则能摄心。若能摄心，则摄五根。譬如有人拥护于王，则护国土，护国土者，则护于王。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若得闻是《大涅槃经》，则得智慧。得智慧故，则得专念。五根若散，念则能止。何以故？是念慧故。

善男子，如善牧者，设牛东西啖他苗稼，则便遮止，不令犯暴。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念慧因缘故，守摄五根，不令驰散。菩萨摩诃萨有念慧者，不见我相，不见我所相，不见众生及所受用，见一切法同法性相，生于土石瓦砾之相。譬如屋舍，从众缘生，无有定性，见诸众生四大五阴之所成立，推无定性。无定性故，菩萨于中不生贪着。

一切凡夫，见有众生，故起烦恼。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有念慧故，于诸众生不生贪着。《大般涅槃经》

二百二十八。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

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神莫大于化道，福莫长于无祸。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螣蛇无足而飞，鼫鼠五技而穷。《诗》曰：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故君子结于一也。《荀子劝学》

 二百二十九。勉学

然人有坎壈，失于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孔子云：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魏武、袁遗，老而弥笃，此皆少学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乃学，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始来游学，犹为硕儒；公孙弘四十余，方读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云亦四十，始学易、论语；皇甫谧二十，始受孝经、论语：皆终成大儒，此并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学，便称迟暮，因循面墙，亦为愚耳。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颜氏家训勉学》

二百三十。善男子，汝问云何为佛性者，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解说。善男子，佛性者名第一义空，第一义空名为智慧。所言空者，不见空与不空。智者见空及与不空、常与无常、苦之与乐、我与无我。空者，一切生死；不空者，谓大涅槃。乃至无我者，即是生死；我者，谓大涅槃。见一切空，不见不空，不名中道。乃至见一切无我，不见我者，不名中道。中道者名为佛性。以是义故，佛性常恒，无有变易，无明覆故，令诸众生不能得见。声闻缘觉见一切空，不见不空，乃至见一切无我，不见于我。以是义故，不得第一义空。不得第一义空故，不行中道，无中道故，不见佛性。《大般涅槃经》

二百三十一。不生不灭，亦复如是，不方便修，则为不善，是故宜应善修方便《楞伽经》

二百三十二。九峰道虔禅师，尝为石霜侍者。洎霜归寂，众请首座继住持。师白众曰：须明得先师意，始可。座曰：先师有甚么意？师曰：先师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万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庙香炉去，一条白练去。其余则不问，如何是一条白练去？座曰：这个只是明一色边事。师曰：元来未会先师意在。座曰：你不肯我那？但装香来，香烟断处，若去不得，即不会先师意。遂焚香，香烟未断，座已脱去。师拊座背曰：坐脱立亡即不无，先师意未梦见在。《五灯会元》

二百三十三。曹山因纸衣道者来，问：莫便是纸衣道者否？衣云：不敢。曹山曰：如何是纸衣下事？衣云：一裘才挂体，万法悉皆如。曹山曰：如何是纸衣下用？衣近前应诺，便立脱去。曹山曰：汝既解恁么去，何不恁么来？纸衣忽然开眼，问：一灵真性，不假胞胎时如何？曹山曰：未是妙。衣云：如何是妙？曹山曰：不借借。纸衣珍重，却便坐化。《五灯会元》

二百三十四。玄则禅师，滑州卫南人。初问青峰：如何是学人自己？青峰云：丙丁童子来求火。后谒法眼，法眼问：甚处来？云：青峰来。眼云：青峰有何言句？则举前话。眼云：上座作么生会？则云：丙丁属火，而更求火。如将自己求自己。眼云：与么会又争得？则云：某甲只与么，未审和尚如何？眼云：你问我，我与你道。则问：如何是学人自己？眼云：丙丁童子来求火。则于言下大悟。《五灯会元》

三百三十五。若不见性，一切时中拟作无作想，是大罪人，是痴人，落无记空中，昏昏如醉人，不辨好恶。若拟修无作法，先须见性，然后息缘虑。若不见性得成佛道，无有是处。有人拨无因果，炽然作恶业，妄言本空，作恶无过，如此之人，堕无间黑暗地狱，永无出期。若是智人，不应作如是见解。

有少法可得，是有为法，是因果，是受报，是轮回法，不免生死，何时得成佛道？成佛须是见性。若不见性，因果等语，是外道法。若是佛，不习外道法。佛是无业人，无因果。但有少法可得，尽是谤佛，凭何得成？但有住著一心、一能、一解、一见，佛都不许。佛无持犯，心性本空，亦非垢净。诸法无修无证，无因无果。佛不持戒，佛不修善，佛不造恶，佛不精进，佛不懈怠，佛是无作人。但有住著心见佛，即不许也。佛不是佛，莫作佛解。若不见此义，一切时中，一切处处，皆是不了本心。《血脉论》

二百三十六。生死事大，不得空过，自诳无益。纵有珍馐如山，眷属如恒河沙，开眼即见，合眼还见么？故知有为之法，如梦幻等。若不急寻师，空过一生。然则佛性自有，若不因师，终不明了。不因师悟者，万中希有。若自己以缘会合，得圣人意，即不用参善知识。此即是生而知之，胜学也。若未悟解，须勤苦参学，因教方得悟。若自明了，不学亦得。不同迷人，不能分别皂白，妄言宣佛敕，谤佛忌法。如斯等类，说法如雨，尽是魔说，即非佛说。师是魔王，弟子是魔民，迷人任他指挥，不觉堕生死海。但是不见性人，妄称是佛，此等众生是大罪人，诳他一切众生令入魔界。若不见性，说得十二部经教，尽是魔说，魔家眷属，不是佛家弟子。既不辨皂白，凭何免生死？《血脉论》

二百三十七。善知识，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有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故经云：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六祖坛经》

二百三十八。唯此一心即是佛。佛与众生更无别异，但是众生着相外求，求之转失。使佛觅佛，将心捉心，穷劫尽形，终不能得。不知息念忘虑，佛自现前。此心即是佛，佛即是众生。为众生时，此心不减；为诸佛时，此心不添。乃至六度万行，河沙功德，本自具足，不假修添，遇缘即施，缘息即寂。若不决定信此是佛，而欲着相修行，以求功用，皆是妄想，与道相乖。

此心即是佛，更无别佛，亦无别心。此心明净，犹如虚空，无一点相貌。举心动念，即乖法体，即为着相。无始以来，无着相佛。修六度万行，欲求成佛，即是次第。无始以来，无次第佛。但悟一心，更无少法可得，此即真佛。《传心法要》

二百三十九。如今学道人，不悟此心体，便于心上生心，向外求佛，着相修行，皆是恶法，非菩提道。供养十方诸佛，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何以故？无心者，无一切心也。如如之体，内如木石，不动不摇；外如虚空，不塞不碍。无能所，无方所，无相貌，无得失。趋者不敢入此法，恐落空无栖泊处故，望崖而退，例皆广求知见。所以求知见者如毛，悟道者如角。《传心法要》

二百四十。然证此心有迟疾。有闻法一念便得无心者，有至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乃得无心者，有至十地乃得无心者。长短得无心乃住，更无可修可证，实无所得，真实不虚。一念而得与十地而得者，功用恰齐，更无深浅，只是历劫枉受辛勤耳。造恶造善，皆是着相。着相造恶，枉受轮回；着相造善，枉受劳苦，总不如言下便自认取本法。《传心法要》

二百四十一。学道人只怕一念有，即与道隔矣。念念无相，念念无为，即是佛。学道人若欲得成佛，一切佛法总不用学，唯学无求无着。无求即心不生，无着即心不灭，不生不灭即是佛。八万四千法门对八万四千烦恼，只是教化接引门。本无一切法，离即是法，知离者是佛。但离一切烦恼，是无法可得。学道人若欲得知要诀，但莫于心上着一物。《传心法要》

二百四十二。凡人多为境碍心，事碍理，常欲逃境以安心，屏事以存理。不知乃是心碍境，理碍事。但令心空境自空，但令理寂事自寂，勿倒用心也。凡人多不肯空心，恐落于空，不知自心本空。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菩萨心如虚空，一切俱舍，所作福德皆不贪着。《传心法要》

附：

此集所引书籍目录如下：

《大般涅槃经》

《金刚经》

《六祖坛经》

《维摩诘经》

《楞严经》

《楞伽经》

《华严经》

《法华经》

《圆觉经》

《思益梵天所问经》

《佛说法句经》

《佛说决定毗尼经》

《诸法无行经》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大乘修行菩萨行门诸经要集》

《五灯会元》

《禅林宝训》

《林间录》

《罗湖野录》

《寒山诗》

《石屋山居诗》

《论语》

《周易》

《大戴礼记》

《憨山梦游集》

《大慧心要》

《圆悟心要》

《永嘉集》

《竹窗随笔》

《韩诗外传》

《荀子》

《颜氏家训》

《庄子》

《道德经》

《血脉论》

《传心法要》

《临济语录》

《德山法语》

《楚石梵琦禅师法语》

《缁门警训》

《禅关策进》